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三

書

答李萊馭書

名挽河  
己未年作

弟非知文者也但不能自欺其一隙以強附時好率臆妄論當世不以爲大謬而羣異視之或且以爲有裨於文事其甚者則又謂不悖於聖人之道弟亦不知其然否也於坊本中偶得尊著玉衡懸秋異劍出土與塵物聲光迥異亟繰藉以傳示宇內正恨未窺全豹耳先生輒引爲知己而枉詞屈慮至儼仲翔之一人竊又自愧非其倫也三復手札及惠教全稿乃



知先生於此道源遠流長爲東吳之宿碩則更深抱  
不識程伯子之恥矣行將增定拙選公諸藝林不敢  
私秘也比又論次有明一代之文第苦足目隘陋先  
生多聞廣交不審能爲搜羅遺軼否乎闡幽賞奇度  
亦作者之同心也詩扇之贈重於拱璧其中稱許逾  
分有非所敢當耳新刻金稿一本呈求是正冗次率  
率不備

與沈靜展書

廿餘年濶別亦知交中一段奇話足見吾輩淡成落  
落之致然道駕無緣至語溪而弟時或至武林則疎  
索之罪實甚於弟於先生稽阮高致無與也昨承枉  
顧旣失掃徑豚子拜謁反荷授餐茲復重以嘉惠新  
詩肆好和以清風茗氣如蘭敢忘臭味感頌之餘益  
深惶悚蓋第十餘年來頽放無狀偃蹇村墟遂成麋  
鹿之性卽敝里親知多經年睽隔至當事門牆更久  
絕村子之迹矣以此趨趨不能樞候然懷企之私未  
嘗頃刻殊也古人有云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



明末文集卷三  
弟之硜硜正欲求伸於先生耳諒先生不特不我責更有以曲全而廣護之也蔣只人文小兒誦述其概已切景慕大匠門下定無恒材恨弟絕人逃世無從說項耳台諭雖心誌之恐無以報命有懷如何村味不堪聊佐清齋一匕諸有欲言當遣兒子詣稟不盡

復翁衛公書

戊午七月初六日作

客冬辱枉教村燈寒牖草草相見短語遽別又荷嘉惠至今懸企猶怍怍也某於此事本無師承又不勤學虛聲誤人爲害不小加以素性迂僻不堪應酬數年以來病苦百出未免偃蹇外間不察以爲有所迎距致取僂辱以此今春自誓不但不提囊行藥并叩關謁醫者一概固辭猶恐不免不得已爲山遊爲白下之行皆爲此也項令親數顧致虛往返接讀手教益知罪戾惶仄何言然細忖令孫兄脈候不過調理旣前方偶中但宜守服久則神旺非他症比必須更



換加減者卽有他端欲商第筆墨詳示便可奉對若必督其面胗非不欣企然柴門一開不可復閉使某何以辭於敝里諸親友也至尊教所責非庸俗伍不應一例相拒此實不然某概謝不敏尚名譽尤若有所揀擇於其間則其罪自亦無解矣古人有云士屈於不知已者而伸於知已使有揀擇亦寧受屈於庸俗耳若先生夙昔爲文字之神交近復承道誼心志之契竊謂得伸其硜硜者正於先生有厚期焉固知一笑而釋之形骸之外也伏枕率復統希鑒厚

與黃俞邵書

乙卯六月十六日作

不見顏色有年餘矣村莊灌植之暇亦時繙舊書拂几開卷未嘗不憶我俞邵也世間知書人有幾讀書人有幾惜書人有幾六陰畫盡微陽不滅正賴此耳非結習癡癖之謂也得手札知近履安勝不減探討較讐之樂甚慰甚慰鹿床翁意况何似比在何地讀倡和落句情深文至三復闡然愧村子不足以當之耳欲次韻奉酬俶擾中尚未得其緒前所寄拙稿乃舊刻非新作也小題今始印就以一冊送正爲兒戲則劇於此時何異戒嚴講老子乎亦欲見其癡頑耳



所借書郵寄恐遺失誤謹收貯俟他日政呈弟書知  
爲愛護不煩囑也昨雪客字來云劉雲莊集二本爲  
程子介所浮沉度子介爲吾兄所厚不應有此憾事  
况此係弟借兄委不可不力索還之知兄惜書之心  
在彼猶在此也患瘦經年近復病疥不能執筆口授  
兒子奉書不盡萬一

與周龍客書

乙卯六月十六日作

弟本鄉迂以多難失業未嘗有所實得率意妄言每  
不爲君子之所棄亦其遇幸耳乃吾兄傾蓋投契又  
出尋常期待之外昨得手教情誼殷摯令人感愧不  
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吾兄也至欲以過分相處弟何  
敢弟何敢在吾兄則歐陽子所謂謀道之急不擇人  
而問而在弟則柳子所謂環顧其中未見有可取者  
爲衆人師不可而况吾子者也吾兄天姿奇儁上承  
家學之源內有昆弟風雅之助外多良朋名士交游  
之益又加以好學深思歛然不自以爲足之心以此



進德修業其勢如渥洼天馬得安驅於千里之康衢  
雖老驥顧之阻喪况弟之駑駘乎哉小題一册呈正  
手瘡作惡不能搦管口授兒子牋候不盡

與周雪客書

乙卯六月十六日作

年餘不相見顏色時來夢寐荒村敗壁倚樹臨流出  
所惠竹根杯與鄉友稚子浮白輒舉豪契風流以爲  
話柄惜遠不能致耳伏審近履自太夫人以下皆安  
善弟別來無一佳狀鄉居稍習性同麋鹿與世間觚  
觸不堪竟成獨腐塵塗瀕洞不知所屆食指數百枚  
號啼無策過一日且作兩半日其概可觀矣小題刻  
已久因無紙刷印今始成部一册奉之几上爲粘窗  
引睡之具此何時猶作此生活亦可笑其痴頑也痔  
瘻未平又患瘡毒不能握筆口授兒子書候不備



與周雪客書

六年契濶無時不思兒輩歸每述明德深用慰企弟  
降辱餘年修不如短老兄知我亦不爲弔而爲慶耶  
珍貺遠頒不敢辭却然實有所不安謹令小子叩謝  
所許詩冊在吾兄贈言隨時儆策重於球璧誠所樂  
得而讀然正不必以壽爲義也若徧徵他友之作不  
過虛譽浮名祝讚長生套語有何意味萬勿爲也弟  
嘗謂壽文壽詩起於末世夸誕營競之俗古來文人  
之所無有也至於屏障軸冊尤流俗之失吾輩今日  
正當力矯此弊耳如何如何月川集得刊行乃世間



一大正氣事非小小功德其餘如薛文清讀書錄胡敬軒居業錄多爲流傳皆有功於往古來茲者先生得無意乎弟精氣衰敗思纂輯舊聞急了欲了之書而贓毒日深不知尚有幾時偷息造物肯容成此否耳比臥疾山中不能執筆口授兒子繕奏未盡

與徐州來書

別號孔廬  
甲寅十月廿六日作

前有數行奉寄想已塵台覽矣比來意况復何如闔宅大小佳勝所業又何書有新得否令子用功精進足慰孔廬傳貽之意便可一切勿問矣弟自遭先仲變後心緒惡劣事端棼夥直無有生之樂更不足爲老兄道也前札所稱某某見許此固野人之幸然非野人之意也弟之論文自論文耳何嘗有某某在其心目中乎孔廬老婆心切欲於此中尋取上乘根器弟竊未知其可也先儒謂佛門若有一箇男子臨死時定索尺布裹頭去立身瓦裂更論何書豈非鬼念



大悲咒耶淫坊酒肆盡是道場只除異端有此懺悔活路恐儒門無此法也吾輩雖欲曲爲之通其如枉已正人何若今日不可無扶進撥轉之功亦只可望之未經沉溺者耳波中品類豈肯復登陸耶偶於亂紙中得少作數帖雖未成書聊奉克喬梓開窗一噓餘帖分致俞邵仲枚雪客龍客閣公鹿峰諸兄又敝門人董杲方白稿前語欲一本今奉到十九本惟賞識取用餘本渠欲發坊取值買四象橋水筆不若竟留案間友朋間可分者分之每本價五分付敝寓友人買筆不審可否第經年不至金陵所發書坊葉姓

者頗萌欺蝕之意敝友索之不吐倘終於頑梗欲仗大力與雪客兄以法彈壓之深感相愛之誼事悉敝友施卓人口中餘嗣及不一一



復徐孔廬書

戊午九月

降辱餘生俯仰多疚讀贈言鞭策重遠令我愧汗古  
璧溫栗拜君子之教深矣未獲躬謝先令豚子叩首  
以頌明德弟比買得一小山名曰妙山離家百里許  
有峭壁深潭長溪修竹將埋身其中補輯舊聞以畢  
此生不復知有世事矣惟老友一相思千里命駕耳  
塵氛聳逼令人心悸常恐造物不容便負斯志如何  
如何臆毒困臥不能執筆口授兒子繕奏



與徐子貫書

正憶喬梓近况而尊札適至喜慰不可言承惠製黃  
知見愛之切至謝至謝來教云近看近思錄心中稍  
靜其所得也大而進也遂矣乃又云無得不進何也  
此書最難看於此有見視羣書直土苴耳教授講小  
學亦是極頂事業作聖之基名世之具備於此矣某  
近正思刻小學曩晤施虹玉兄云書舖廊鄭店有高  
足以欽兄藏熊勿軒注甚佳不審可惠借一錄否幸  
足下爲我一訪請之知言集料深望同志留神所示  
近稿二冊劉則狐禪陳則俗套無足選者卽節取亦



不多也做友行急不及作書尊公前乞叱候

與陳柳津書

久不奉書悶伏審比來福履動定有相德門大小和祥足慰遠懷太原修阻久虛音信不知家報已收幾次意致何如便中希示一二息疇昔奉教謬承知愛竊嘆真淳風雅逸趣坦懷諸親翁所同而志節矯厲不隨時俗則於親翁尤切仰企之私前者忽聞有

應聘修書

之事初疑必無是理曾與湘翁令弟言及囑

沮再三謂斷不宜做卽湘秋二親翁已入世途者於分或可應然尚當以利害自止况親翁自命何如人此是何時漫然一呼而出耶此已事不必言昨從

時勢



友人處見貴邑公憤文字則竊以爲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凡作事立說先須照管自己卽自反合禮古人尚有奚擇何難之義况自反此事不當爲而爲則傷義人不可與而與則傷智已先坐一半不是矣譬之芳華吹墮園溷其平昔臭味識者雅自辨之但此時淘漉欲與穢物分別香惡則旣入其中淘漉一番播穢一番惟有均不堪耳深山窮谷有志之士聞此舉者固憎惡彼非然亦未必肯放過賢者也紛紛者又何爲乎文字中波及某者二條不覺慚悸無地如云求某賣劉書與姜二濱因某得見二濱尤屬誕謬某

與二濱從無交因且中與其郎汝臯論醫故往還數次二濱僅一面耳只此一端不惟撫事失實將以某爲何等人哉某方埋沒身名以無人齒及爲快何汚之至此文字或未必出之親翁然未有不與聞者豈親翁平昔視某爲曳裾屈膝齷齪無恥爲蠅營狗苟之人耶今後伏望親翁悔厲自愛置之不言立身進德富有日新彼中愆尤不但公論難磨卽其本心上亦自揩抹不去豈不更甚於兩觀乎因尊使歸草泐無緒俯冀鑒督恕其唐突何時北來杯酒話舊一吐欲言耶諸親翁前不及一一俱望叱候不盡



與陳簡齋書

僧寮唄火刺促夜分八識田中已鑄一善讀書論文之簡齋於今九年不自今日也此後草頭行脚屢過海昌白顧非復向時行徑不欲溷公耳近則如猗猗山鹿野性已成聞蛩然之音畏而却斃若引之入坐有不止裂衣狂走者矣其病如此非敢自外雅懷也老友辛齋鼓峰已並致廡下此玉山之廉夫伯雨也臭味風流歇絕已久一旦爲簡齋拈得古之欲招陶陸與遊者真不啻老儻矣咿啞所及偶塗扇頭江上晚來故是村學中本色語耳經作家勘驗令我背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  
十四  
直流鼓峰近詩又增一格直破半山之壘老兄晨夕  
唱酬亦信之否乎辛齋遠歸聞其體中尚未健殊念  
切也前因鼓峰行早不及裁答深以爲愆率泐附候  
不盡萬一

與陳執齋書

別號湘殿  
己未冬作

錢侯至得手教論近履安勝爲喜十月初存甥見痘  
今已回好但眼皮發餘尚未乾已無他慮此德門之  
蔭亦足慰尊親遠懷也第某子孫四人出痘而殤第  
八子賤室終日悲淚酸痛不可聞以此心緒殊惡耳  
錢侯明歲事舍姪孫年尚穉而受成昆季不容怠玩  
兩者相較自當舍語水而就姚江在某親疎之誼亦  
無分彼此也但其本無知能而錢侯強納一拜兩年  
以來思少効力於錢侯雖粗發其端而於老生箋箋  
之緒尚有所未盡卽說書之理不能無疑行文之法



不能盡合在某所見已如此况其上焉者乎以此爲  
師不過流俗中一瑋瑋者耳名師二字尚未許承當  
先生欲得名師以訓子姪而急求錢候究竟止取其  
習熟省便耳然爲錢候計明年必當舍姚而就語卽  
爲令子姪計亦必當令其舍姚而就語何則令子姪  
之不可緩固甚於舍姪孫而錢候之不可緩更甚於  
令子姪使錢候之名師有成則令子姪不過從容歲  
月間其砥礪更有可觀則爲彼正爲此也儻先生以  
爲吾子姪期速成耳安用此迂遠不切事情者然則  
如今日之錢候遠近不乏其人亦何用取必於錢候

令其自誤誤人哉以此擅爲決計令明年仍就此地  
相期猛力講究以副先生屬望至意度先生與人爲  
善爲懷於初旨似殊而實合也裁兄文領入囊指已  
爲刻二首矣匆次奉報未盡所云



與陳湘殷書

丁巳五月廿五日作

朔日正寄字奉候越日而親母夫人至既慰違離復感存沒一喜一悲情難言喻親母卽欲東渡某以長途勞頓攀留村莊調攝待精神加旺起行脈候和平可紓遠念因與親母語及先生寬仁恬淡於官途嶮阻固多所不堪然以愚計之將來卽錦旋珂里亦正費商量蓋責望者衆則舐怨必生舐怨生則仇隙必至此無論能應與不能應有力盡而不見信之勢故每見貴鄉官成諸君多有建業於三吳想亦由此也先生何不於杭嘉間營馮驩之一窟爲進退之計其



事亦易爲且使吾輩得以相依盤蔬斗酒池邃林畔  
尋晚年聚首之樂乎狂言未必有當聊以備葑菲之  
採

答陳受成書

丁巳五月廿六日作

兩省來札知進脩之志甚篤恐虛少壯歲月此意極  
難得但吾儒正業與流俗外道自別外道但欲守其  
虛靈以事理爲障故必屏絕塵緣以求之流俗陷溺  
於詞章句誦亦必離遠應酬而後得力若古人爲學  
則不然朱子解格物所謂或者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  
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  
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  
草木鳥獸之宜莫不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凡此者  
皆學也如足下今在署中過庭之際其所以服勞承



志者如何尊公事務鞅掌卽可以考得失感應之故  
與所以經畫之方或有所行役則亦可以察風俗覽  
形勝訪古今求人物亦無非學也得暇卽讀書閱史  
以擴充其所未及總在立志專一則凡所閱歷皆於  
此事相關若志趣游移雖博物能文總於已分無涉  
足下試從此求之事理旣明德業自進卽行文亦必  
沛然條達與向不同他日相對正好商量也莊中近  
復小葺當淨掃一室以待吾受成耳有便信時寄數  
字

與吳孟舉書

自吳中歸癯患復作行步支離致疎良晤承示讀周  
先生史貫覈而不刻辨而不畸有永嘉監論之精無  
肴山翻案之失真翼經之功臣論世之尚友也村獬  
展復不釋吟嘆劉鳳閣云史傳淵浩非探頤索隱致  
遠鉤深者烏足辨明哉弟於史學向未有知周先生  
書成得卒業而問津焉是所願耳吾兄綜貫古今識  
神超朗玄晏之任舍此安屬弟之不能兄所知也抑  
有一轉語聞絃賞音足徵雅曲雖未能盡窺全豹然  
於論輓輅子見其痛心於治亂大關論孔博士知其



出處之不苟論焚書明此道之必不煨燼於烈焰有心哉其蘊負如此周先生非今日之人此書亦非今日之書也寶鏡在懸鬼燈失燄藏之石渠布之寰有固周先生意中事耳吾舌長存斯言不朽何用汲汲于蒼公醒吟間尋佛頭之糞耶試以狂言質之周先生資一大噓何如原稿藉完去并致執鞭之慕月初復理秣陵之櫂歲內或未得歸則相見在梅花後矣

與吳孟舉書

前因相訂湖上十八日早從餘杭力疾趕至則吾兄已於十七早行矣悵極悵極志書之事非吾人之所宜爲弟之愚自審所處固不必言在吾兄亦萬萬不可義理有是非世故有利害兩者皆不可也吾兄於此未免尚有意興於義理雖明知而不親切漸且不以爲然故敢切直言之至弟之關係更不小惟仗兄與禱三護持之力得爲弟決絕此事乃深感也前見禱三亦以弟言爲然然其語云吾輩暗中相商於弟不知此所謂掩耳盜鈴也若此事可做則宜直下承



明和文集卷三  
當何必如此卽吾兄所云家世文字須料理亦係流俗之見此意不明都無是處說至此令我氣塞矣不盡虔禱

與吳孟舉書

名之振  
辛亥

千里遠別乃以瘍累不得執手河梁殊用耿耿兄體中初和宜加意保攝出門與在家不同飲食起居分外當慎雖藥餌勿妄投也途中雖衣船足恃然萬勿侈張以招意外之虞關津開口勿臨險登眺至燕尤以收斂謹密爲主最要戒譏評重然諾勿爲快意之舉勿爲炙手之緣禁絕鬪戲屏遠聲伎庶足以保身進德省費避尤但以詩文風雅自重於儒林以兄之才華取自然之令譽天下且將欽慕之不暇豈假塵坌徵逐以取之哉知兄明敏不待弟言之及然私心



倦倦有不能自己惟吾兄察之便中時寄數字見慰  
燈下草草不盡欲言千萬珍重方虎兒一字附記室  
致之

寄吳孟舉書

壬子

臘月奉書附勞宅幕客不審幾時至邸履新動定有  
相旅情和暢足慰千里之思尊門大小平安可無煩  
縈念弟於季冬舉第七子正月又添一孫食少口繁  
徒多爲累而浹旬中連遭先姊姊丈之變遭迴身鎮  
情緒之惡更可知矣斐如兄傳兄歲底一信云正月  
書升必得差決計同出最善最善又聞積分例行則  
尚須留此此亦在兄自審機宜難於遙斷弟書升出  
而兄獨留凡事尤當加意斂約以坐館爲上依友次  
之斷不可自借華寓借華寓則必將供帳宴會內無



人必至畜姬妾從此鋪排不可收拾矣區區所祝惟願兄謹交遊遠聲伎節浮費嗇精神馬弔之戲斷勿復近傍人勸服槐花飲子勿與商量而已其中尤要慎赫奕之迹古來文人失足未始不因文字相知也近日友朋在此中大約只爭目前些小得失不復知有平生品行蠅營狗苟真不可令冷眼人靜處笑看吾兄夙昔洞然今更當高着眼牢跼脚勿爲所移惑也前札中云梁姓者多藏書許借楊大年集今錄上宋集目一紙幸細問之有可假者亦快事也所惠恭順餅共包香綿紙乃燕中最多之物頗堅韌可用望

兄爲弟買千許歸擇其精者尤妙特以此紙寫書日呈樣千萬勿忘大兒今歲爲自牧招與其長郎同坐今在園中賡虞令弟忽擇及寒陋議婚於弟將爲子女親家此亦兄所欲聞者因性孚之便瑣屑及之性孚來欲尋一書館有可爲地者惟推分留神方虎不及作字寄聲相念春寒料峭爲道自愛得歸只宜早歸餘不備



復吳孟舉書

癸丑六月時在金陵

得十九日書悉近狀甚慰遠念讀答方虎語尤感尤  
喜歎老兄知弟之深愛弟之切而教弟之至也方虎  
二十餘年之交契分非不篤然終是世故中人方且  
以留夢炎程文海自處於語知己何有哉歸時當叩  
首謝兄益我耳聞比有疾惡之事不知進止若何弟  
意終以玉不抵鵲吾輩胸界稍寬便不直與較如其  
機既發又不可曰吾小懲之足矣操刀必割勢自如  
此君子之待小人常疎小人之伺君子必密我以游  
戲處之彼以切骨銜之不可不慎也便中望示其概



以慰懸切第此間行止未定畏暑欲俟秋歸若吾兄  
楚行必果則第留此以待爲廬山之游如其不確則  
七月望後束裝南矣亦候兄教決之耳諸所委已悉  
陸續寄奉兄處宋元集及經學書目乞錄一紙來黃  
俞邵欲看也

與吳孟舉書

接札深服教益意趣之合未有及此者又喜吾兄必  
擴克此義以共砥有成也第如尊教所云艇子繫門  
東西問津便恐將來此地又成熱鬧則并累此莊奈  
何昨得復仲表兄之訃竟客死粵中爲之痛悼人生  
不力學自拔便爲貧老所困豪奢之習未能忘飢寒  
之味不能忍甘以玉骨委之塵壙回顧生平無一成  
就如復仲兄者真可哀也鋤頭一事領惠謝謝日來  
稍稍翻葢修葺力作之人朝出暮返爲工無幾兄當  
中有蚊蠹借我一床但取寬大不妨粗惡事畢卽壁



若爲價不多者奉值銷號可也有暇過莊中煮茶清  
話以商種種望之望之

與吳孟舉書

兄發猛閉門讀書謝絕一切此吾道之幸豈直兄自  
了事哉可慶可喜可畏然又有可慮則恐虎頭蛇尾  
耳此事一有進步不第詩文適上於吾兄德器必能  
脫去凡近所造日高非弟所能望其肩背也抑又有  
奉獻之愚兄近來於聲色太豪竊謂顧瑛楊維禎不  
足效前移居札中業已發其覆矣兄高明豈不鑒之  
乎卽兄自謂精力過人不妨遊戲不審保嗇此有餘  
之精力爲平生大事用不更善乎迂言或有當望察  
擇之惠茶又得省客之教拜賜尤多也謝謝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與董方白書

名景 癸丑九月

違離半載初返園扉思尋友朋里黨之樂不謂舟過  
北門忽睹妖異營構倉皇駭問其故則曰新造小齋  
雲問誰主之則皆平昔交好者僕止之不能諍之不  
應不得不望救於同志竊謂此事有大不可者七崇  
尚異端誣民惑世卽無知妄作猶恃紳儒正人起而  
禁遏之况可倡此厲階耶一也年不順成者三載矣  
今歲幸無他然十室九空流離未復今無故發此大  
難之端度所費不下數千金時絀舉盈極爲民害二  
也或者舊時原有遺跡而修復之然且異端教宜汰



不宜興今忽創建非常此風一熾燎原難息民生何堪三也數年前海濱特立小普陀致三吳愚氓燒香雲集男女闖塞千艘驟擁穢跡彰聞包藏叵測當事震怒擒其渠魁寘之法禍乃得解此覆轍不遠今小齊雲之名一播遠近恐其患更有甚焉者矣四也此地係通邑咽喉商賈薪米於是乎聚漕輓官艦於是乎經因河道逼狹平時尚有剝淺阻塞之虞將來香船駢擠又何以堪况吾邑疲弊幸上下皆恕其貧苦以故數經凶荒而得免今舉動若此將浪得殷侈之名來筦算之誅求動不測之覬覦以貽當事之憂五

也又聞此地曾有尼築菴以損傷地脉爲詞撤之且經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又加大矣豈尼凶而僧吉乎抑菴則傷脈而殿又忽致福也萬一有執此說以論可否者前後互異不知諸公將俾中尊何辭以對上司也六也私剽風有明禁昨見孟舉兄云杜公意亦不以爲然然則其爲非法可知矣不知諸公何故執迷必欲畔正道骯髒禁令違父母之訓而徇此邪妄之說耶七也蓋其說實惑於風水不知風水之術即使有之亦當論地脈之去來消納方爲實理今但云去水方位宜興殿閣夫水行地



中屋架地上水不畏屋高而逗遛屋不惡水流而拒阻此理之易辨者也若果有益水口則北寺之巍峩與夾岸僧廬已足扼其吭矣虎嘯之鬱聳又足攔其要矣又安用此叠叠者爲况吾邑去水之口甚多登雲橋以南對縣治直走者十餘里郭南橋以東南寺以東迎恩橋以東北三里橋以東傍縣治橫瀉者皆去水也又安得許多地藏殿以塞之哉此風水之說更可不待智者而破也此事一時之成毀似小而關吾邑後此無窮之利害實大僕人微言輕與諸公哢哢竟不見省伏望足下以此理直告之杜公杜公爲

吾道計爲法守計爲生民風化計必深且切倘得毅然禁止永絕妖妄則陰德之及吾邑者直與語水相無涯而足下衛道之功亦非淺尠也舟次草草虔禱  
千萬



與某書

與沈啓廷  
癸丑九月

前日別後微窺兄意尚未甚以鄙言爲然故又囑方  
白詳致繼晤華老亦曾托道此意又會孟舉兄叔姪  
極言其不可諸兄皆吾輩道義素交故弟與痛切論  
辨蓋此事關係非小不意諸良友偶誤至此弟歸數  
日耿耿憂懼三夜不成寐但爲此事今知兄高明必  
翻然不吝徙義之勇不煩弟嘵嘵矣頃晤華老觀其  
意中尚戀戀不忍舍有姑縮小其規制之說此護短  
遂非調停之俗腸非賢者光明磊落之道也漢高祖  
聽人言宜立六國後卽爲刻印後因子房言不可卽



立促銷印千古以此美高祖之光明磊落真大豪傑  
作用當其刻印未嘗無說見其納言之廣當其銷印  
又第見其改過徙義之敏決天下後世稱歎無已何  
嘗議其始之誤聽又何嘗笑其後之不終哉故此  
事兄既知其誤宜卽斷然已之萬勿作調停猶豫之見  
况聞此地向有尼欲造菴縣間曾有以傷地脈爲辭  
申報上司矣尼之與僧有何分別菴之與殿以小易  
大在世法亦有所不可杜公昨見孟舉言及此事豈  
可違法以徇妖妄乎今直以杜公不可之旨下場甚  
正大甚光明磊落兄斷勿失此機會也抑弟又有慮

者凡禿丁之毒謀最深諸佛總甲之慾與正熾必不  
肯中止度此事非兄與諸友不能必然多方搖惑吾  
兄或以吾輩作事不可失手自廢或以禍福或以募  
化之物已收紛紛俗說兄須毅然以理義斷止使其  
說不得而惑彼見諸策不行必將造作流言以激吾  
兄或增捏弟不堪之語爲離間之計皆勢所必至惟  
兄明鑒而勇斷之也南中遠近有道有識之士聞弟  
述吾兄梗概皆敬慕不置此舉若遂其有損於吾輩  
德望不小弟聞朋友之義猶臣之事君君過不諫非  
人臣也友過不諍非人友也事君之道諫不聽則以



去就爭之今弟亦輒敢以去就決之於兄及諸好友  
儻此事終不可罷則將來集雅之堂必無某之跡矣  
惟兄高明勇決迥出流俗可與盡言弟此號呼聲淚  
迸出矣伏望鑒其愚戇而採擇之幸甚幸甚禱切禱  
切至禾數日度十七八定當歸叩尊齋若經過北門  
見營構巍然便不復能東也瀕行草草不盡

與某書

亦與沈啓廷  
甲寅四月廿四日作

方白昨過致尊旨謂弟與孟舉日遠日疎不可不亟  
爲修好釋誓之事其言真以切其情深以厚其計慮  
亦遠以周此弟之所感激而欲涕者也然反覆籌之  
有所必不可者不得不詳其說于左右昔弟與孟舉  
非尋常悠泛之友也其才情穎朗意氣展拓謂可同  
切劘於正人君子之塗冀各有所成就非世俗徵逐  
酒食往還體面以爲歡也其母夫人識弟於稠人之  
中命之納交如其嫡從之屬孟舉亦竭情盡歡表裏  
無間十有五年而有劉行楷余蕭之變賴兄與諸



友縮合至今又五六年矣弟受其解衣推食吉凶同  
息之德既渥且久夢寐不敢忘今日但有弟負孟舉  
耳不可謂孟舉負弟也嗟乎弟何心哉弟何心哉蓋  
所以斷斷不合者實弟之迂拘僻戾自足以取之富  
貴利勢天下之同好也必曰詩書禮義叅禪付法古  
今名士多爲之必曰異端邪說之當闢驕奢淫欲得  
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必曰收斂保嗇毋踰繩墨諸臣  
媚子所以娛心志也必曰親君子遠小人戲弄博筭  
講習聲技豪家之風流悅世之善物也必曰是非君  
子之道名教中自有樂地凡吾所欲爲遊吾門者皆

當逢迎順旨雖否亦可此忠於所事也必曰是則是  
非則非一米一炭一朔一南背馳遠絕乃欲強挽而  
使之同兄試思之將令弟改轅易轍以就孟舉乎抑  
能令孟舉棄其所樂而下徇匹夫乎兄亦知其不可  
也何若使孟舉自快其人生行樂之見無復有僞道  
學之可憎敗人意興於其間亦使弟自適其枯槁絕  
物之性不睹不聞無復憂惶駭愕鯁鯁曉曉日取罪  
於達人所謂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不亦善乎蓋所爭  
在志趣不在事迹事迹可以修釋志趣不可以修釋  
也方白云吾兄亦知難於驟洽且求全故交之念切



欲弟姑自貶損無深求且作尋常悠泛之往來於義  
宜無害然弟又有所不可者思當時交誼期許之過  
深今忽改而之淺吾不忍爲此態也又思劉余變後  
孟舉本無悔過服罪之心徒迫於友朋之牽撻勉強  
相通周旋世故外合中離誠意不孚所以復有今日  
錢若水所謂無品節高蹈之臣所以貽人主之輕鄙  
揣蒙正之眼穿復位譏昌言之罷斥流涕皆苟且依  
違之有以自取也豈可更蹈前日之覆轅耶朋友之  
倫與君臣同皆以義合不合則止如爲行道而事君  
道不行則潔身而去此難進易退之義也若當時以  
道不合而退矣又欲其降而取乘田委吏之義留戀  
苟容則大不可也文叔在上下放嚴光士各有志豈  
能相強今者孟舉原未嘗絕弟弟自不可立於孟舉  
之庭耳夙昔之惠但有感恩豈敢怨乎吾兄往矣致  
語孟舉江湖浩浩遊乎兩忘之鄉斯可矣各匿其意  
貌與盤桓名曰世情實嶮黠之所爲又何取焉言不  
盡悃統冀鑒諒不宣



與董兩舟書

浪遊半載固多離羣之歎而於吾兄疎遠更有異於尋常百倍也舊京所遇殊無足道止鈔得書籍數千葉差足快意耳然視兄閉門養高之樂又有雲泥之別矣歸來見里中所爲不道不勝憂憤喜方白志同語合乃得暢所欲言接手教固知淵源之有自又喜老友雖久睽而此意未嘗無水乳之契也持正閑邪之功實出喬梓弟又何益之與有承諭力民明歲之計兄之子孫猶吾家也兄但計其合當如何得力民成就遠大弟固祝而望之其敢以私利礙公家大策



乎方白近來敏決亦迥乎不凡不知兄門將來昌大  
當何如也極欲晤對以盡濶悰未識何時能過敝齋  
作數日暢談冗中率率未盡

與董兩舟書

尊教至適弟已入省遂致稽遲豚犬重累載臣恃喬  
梓夙昔世雅故敢以輕鮮唐突若見麾却令我慙慙  
無地矣雖知己情逾骨肉無藉虛文然兒輩終身始  
事不可不存此眈眈之意也伏望一笑置之虔禱虔  
禱歸君已下榻荒村但風雪中難爲載臣甚不安耳  
新年正望杖履過從商定山林經濟耦耕之志於是  
乎有成真人生活事也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三終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四

書

與徐方虎書 名倬別號蘋邨  
庚申春日

江城度歲景物光陰別見客中興趣雖遊橐不甚稱  
意然吟咏所得自足豪矣目疾困人知清齋習靜不  
日自可弟為荒村風鶴不能鼓柁候晤西望快然老  
畏城市甚於萑苻不自知失保身之術亦足見其迂  
戾而闡於事理將來欲令家人入城以此身委之而  
已小兒駑下愧勿能教幸得親門牆正賴鞭箠之力  
萬勿以成人待之昔友文字刻板已竣專待大序行



世弟友大半皆兄友也而弟平生於交遊間情事及雲雨變幻之來亦惟兄知之最深幸勿恡一援筆揮灑此意拜賜多矣姚江近狀亦各行其志但依附其門者必見攻以示親信如演義所云投名狀者真可怪笑也有如別論其曲折可以意想吾輩亦無如之何止當謹默自全庶幾遠謫之道吾兄以爲何如承名泉珍珠之惠至謝至謝新刻金正希稿及先外祖稿各一册附正晴窗引眺時不無少助也餘不多及

答徐方虎書

庚申八月

弟病極矣光陰無幾汲汲打包猶恐不及疴鬼糝糊苦不相投臥想碧巖蒼弁之間自是神仙會集非病僧所得與也有人行於途賣餠者隨其後唱曰破帽換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網子換糖復匿之又唱曰亂頭髮換糖乃皇遽無措回顧其人曰何太相逼生弟之難頂亦正怕換糖者相逼耳兄不哀其窮而加歎美焉毋乃過耶旌德湯生不特爲弟寫樣并管刻局中事若此公一出則十餘人皆須散遣矣故不能也有呂建侯者寫字亦相同但手慢每日不及



五篇故其人自不肖寫今特令之過從若希兄以爲  
可用則留之否則急遣歸弟處鑿補等事皆賴之也  
小兒刻文一本呈正幸批抹教之

答韓希一書

名獻  
庚申八月

年餘間別時時往來於懷方老屢約爲弁山之遊而  
弟衰病日逼生趣索然九原不可作者行將就之耳  
登臨之事度非所能矣昔人所以歌爲樂當及時也  
試牘文字弟素性所不喜蓋時論以至庸至俗之文  
則名之曰墨卷體而以無理無法者則名之曰考卷  
體世間惟此二種惡業流傳耳弟之惡考卷體也又  
甚於墨卷以其尤遠於理法也交游間有投贈者卽  
以糊壁覆瓿未嘗有所留貯故無以應命惟質亡集  
有故人試牘附覽弟處自開刻局有二十許人皆恃



湯生一手寫樣給之而刻局中一應收發料理亦皆  
湯生主其事若令出門一日則二十人皆須罷遣矣  
故勢有不能有呂建侯者其字與湯生同但手慢每  
日不及五首其人自以爲非策故不肯寫樣而爲琢  
硯鐫碑帖雕印鈕刻扁額齋聯諸事時下無出其右  
者今特令走謁試鑒定何如明文備從未繙動承令  
表弟索取謹以原本納還幸致之舍姪於杭遇關姓  
者雜貨店人也而好名自言有明文數千肯相借未  
及浹月卽促索至加訶責急還之乃已於此悟文之  
宜買不宜借也先兄遺文之賜如獲拱璧感謝感謝  
蒼水先生已得其全稿若月函固無可著者若其人  
已古可入質亡集耳小兒新刻一本小草三帙呈正  
尊公前幸致候伏枕率率不備



與張午翻書

備志錄云答東陵陳丙申二月十四日作

尊恙餌藥來有進無退自是賤技庸劣不能測中病  
機耳更酌改備擇善自頤養博採名術以復天和此  
遠懷所禱也古老志節之士雖時喜禪悅然非其安  
身立命處若付之闍毘是以西裔待之使不得正其  
終恐有所不忍其慘毒又甚於暴露矣弟計山中葬  
埋為費有限且禍福無主隨地可藏幸致山肴兄圖  
其合於義理者為之勿以苟且辱志士若資有不給  
吾輩朋友之誼各有不得辭羣力眾舉似亦易易也  
草率附復諸容晤悉不一



違教幾兩載不免有俛俛之歎先生歷境雖困而其  
道益光正足以見識養之遂人之無良曾無與於先  
生者也若弟滿前刺觸動足成警事皆由已不關他  
人其取困又與先生不同不審先生何以終教之乎  
春夏營構山菴數間雖未盡落成而泉生室中峰當  
牖外澄潭可釣峭壁可登松徑竹林可以避客亦復  
欣然忘老第苦空谷無音寂歷誰語安得晨夕高賢  
奉几杖以開蒙翳哉倘先生不棄荒昧秋間挈艇奉  
迎試憑眺其間可居可遊惟先生指趣所適得遂追

與何商隱書

辛酉夏日



隨之志固不勝大願也志雒所患當以溫補收功自是正論第其中次第宜先滋補而後議溫或可以不溫而愈若必至溫則又進一步說也至其婚事竊以爲禮節易而居處難此須先生與渝老幾臣熟計長便弟無從籌畫僅可從諸公後少効涓埃之力耳志雒東來率復不盡

復苗采山劉素治書

辛酉六月

兩兄奇才駿志崛起西陲又與家姊丈游熟聞雒閩之旨前歲遠辱惠書示以佳製開緘循讀光燄四射吳越善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天下將治氣自北而南今南風日靡而北有兩兄卓然自拔於方隅非將治之賴乎克兩兄之力詎止陵轍時賢以之入古作者之室固優爲之然弟之屬望於兩兄者抑又不在此也譬之賈焉視市集之闕乏者而爭致之獲利十倍然猶庸賈也今之善其文以取華望者是也若擇市集之所賤棄者獨居焉是爲奇貨其售無期而利



不可量賈斯良矣今天下所羣棄而不取者何物乎  
此奇貨也兩兄亦有意耶弟老且病矣爲俗氛所苦  
薙髮入山與野僧柴漢爲侶不足與聞斯道惟兩兄  
勉之而已家刻二冊小兒妄作二帙附呈記室用博  
一粲便郵附候不盡所云

與朱堊子書

屢得甥字去年以書信附蘇州而郵客已行竟不得  
致快然閱甥近文較昔條達知勤業不怠日有進詣  
可喜可慰第尚未能開拓境界不脫膚淺平實四字  
大都好通篇逗點無可抹亦無可圈也其病坐無意  
思故無曲摺生發今特寄與程墨一冊金正希黃陶  
菴稿各一冊吾兒竿木集一本其中金稿與竿木集  
尤爲吾甥對證之藥當細玩之家中尚有歸大僕唐  
荆川稿不以相寄因此等文字甥宜慢看不能得其  
精微高妙之故則徒益其膚淺平實而已爲甥計急



力闢生徑使心思別出乃有進處否則終無當也吾  
痔瘻增劇連年咯血今聲嘶痰嗽不止日就枯瘁加  
以塵埃嬰逼意益不堪遂削髮爲僧結茅埭溪之妙  
山苟延性命急欲完知言集及一二種要緊文字而  
精神已不支搦筆收拾不上家中子姪門人之文槩  
不能批看故甥文亦不及動筆也苗兄劉兄文甚佳  
北方有此神駿尤不易得愧殺南人矣觀其志趣亦  
不凡似不甘以時下自了者故以數言憇之晤間  
爲道斯意醫理難精以餬口之心爲醫更必不精其  
說甚長俟歸時面言可耳便信行遽不及多語惟善

自愛以副遠念五舅字與朱大甥



與朱望子書

男子志在四方爲行其道也若漂泊則何志之有然  
一身猶可以自解奈何以白髮之親流離塞上倘有  
意外不得遂首丘之仁是誰之責歟甚至以故婦爲  
辭則三妃不從蒼梧豈大舜反戀皇英之墓耶若以  
新恩得所樂而忘歸寧陷其親於荒徼此尤與於不  
仁不孝之大者甥又何以自立於兩間也情切故詞  
直惟甥勉之十月九日舅字與大甥



與董方白書

此書當在丁巳冬或戊午春初作

久不與賢者相對繫念無時形之夢寐得近札知以館穀北留較之奔馳此為良矣若得閉戶讀書做些着實工夫為益更不小只恐此中應酬世故又從而牧之耳此不必講義理只與論利害則作宦之危自不如處館之安宦資之不可必自不如館資之久而穩也惟幕館則必不可為書館猶不失故吾一為幕師即與本根斷絕吾見近來小有才者無不從事於此其名甚噪而所獲良厚然日趨於閃鑠變詐之途自以為豪傑作用不知其心術人品至汙極下一總



壞盡驕諂並行機械雜出真小人之歸而今法之所稱光棍也究之所取亦東坍西漲有虛聲無實際歲月之間消落如故落得個終身狼藉耳其家人見錢財來易皆驕奢不務本業則又數世之害故不可爲也來札云長安富人肯爲捐納以其輸錢得官於心未安而止此固是矣然賢者見識於理尚隔一針在

今日

而言以文以錢有以異乎無以異也若他人代

今日

爲捐納則雖亦有所不可使其人卽不望報我

何義以處之如其不能不望報也則此官豈可爲乎辭受取予立身之根本足下不安於輸錢而反安於

他人之捐納此吾所謂差却一針也滾滾馬頭塵中自然無人物在裏亦不足較量但足下自能高着眼孔跼得脚住則所望於賢者不輕耳僕迂病日甚卽邑里紛紛俱不欲相近看此世界中真無一足把翫者惟殘書數種未了思後來歲月無幾將屏棄一切汲汲了此此僧家之打包者也但恨同志稀少無處商量向日張佩璵頗聰明細心有志向上欲引以爲助而天奪之遽邑中止一吳自牧天資過人近年德業日新以爲賴有此人而七月間又以疾暴亡看此氣象火候殊不佳顧影煢煢有口掛壁真無生人之



樂矣不知天意欲何如數書又安能以一手一足成之也言之可悲可痛令弟文字甚長進志趣亦漸入高明第苦無定爨工夫打成片段耳嘉善柯寓匏到燕會相會否此兄質性極美有意於正業爲文亦高雅無俗韻華胄中絕少者只是門第習氣重世故深擺脫不得亦是無可奈何然素心奇賞此意時時不泯得閒卽與商論想互有益也選文行世非僕本懷緣年來多費賴此粗給遂不能遽已其中議論去取未勉招人憎忌目下刻成墨評一部中多直抹批駁恐外間不無謠詠或別生是非故尚游移未出不知當復如何幸爲我察之得早見裁示恃爲行止也冗次率率不備俟後再寄

壬辰科張君名永祺者余極喜其文細實有本領聞其宦在燕中幸爲我一訪之得其全稿爲妙其墨卷鄉會俱不曾見欲讀尤切目下程墨完卽料理知言集起矣凡明文不論房行社稿皆爲我留神訪之又湯若望有天文實用一書幸爲多方購求一部感甚某又言



寄董方白柯寓匏書

戊午三月初四日作

正月入埭買得青山潭石壁一帶溪山幽峭樂而忘返留連者兩月昨始歸家見手札知近請加進不為聲塵所動甚慰甚慰且有寓匏相講習喜可知也墨評之不宜寓匏別時見規正與足下言合感愛我之深鄙意竟度閣不出矣臨奇來述時論有招致詩文之事頗有齒及者聞之不勝震悸區區本末足下所知也昔人所云不值半文者豈敢昧忘耶初與寓匏論文字會及舊絕句一首正為此耳此係某平生關目惟足下急與寓匏審察消弭之策知我只二公所



侍爲保護餘生者不小也激切激切餘悉載臣札中  
心緒惶擾諸不盡

答柯寓匏曹彞士書

乙卯四月二十八日作

使歸後甫畢塵事而小孫患痘殊劇旬日來未免憂  
懸忽忽無緒昨晡始有生意得力疾展讀坐此遲爽  
耿仄何如兩兄文各負奇偉寓匏天才駿逸迥絕塵  
姿多於醞藉中挺瀟洒不羈之致彞士風骨雄勁所  
向空濶一瞬千里不可捉搦不謂於文字頽澌時覩  
此異材又能閉戶相砥礪不屑稍近流俗只此雅懷  
已足千仞乃冲襟虛挹問不擇人村子環顧其中則  
皆君之所餘也又何以相益無已竊有所質兩兄之  
爲此文也其心有篤好爲文固當爾耶抑外間風旨



乍更爲決科之利耶篤好以爲當爾則志定而氣堅  
必有進而無退不至於古人不止彞士文有云孤行  
無偶而不懼舉世非薄而不慙此見道之言也兄試  
自舉勘果不負斯語乎若猶未也則決科之意急而  
爲風氣所拘也風氣有何定一津要倡論於上朝行  
矣升沉局幻暮復變焉爲文而由此則志惑而氣躁  
庸流乍撼之不動也數鉅公沮之稍動矣數名宿引  
之又動矣或得或失誘之挫之則大動而不能自主  
矣出門抱行卷自以爲逢時數十日抵郊衢聞時尚  
又不爾回惑失措則今日所爲安知非他日所悔乎

文由心生心正則文正心亂則文亂此不可不辨也  
某之論文亦止如此未嘗期其書之必行世世之從  
吾言也適與時論相湊謂其功足變風氣爲近日選  
家之勝此某之所深恥而痛恨者也但使舉世噪罵  
取以覆瓿黏壁錮其流傳信從如蘇氏烏臺案朱門  
僞學禁莫不拒絕遠避而有人焉獨以爲不可不業  
此此則某之論文果有功而其不止於文者亦駸駸  
盡出矣兩兄於此得毋猶有所疑乎前在金陵有時  
貴相識者欲其定其房稿曾有絕句云自古相知心  
最難頭皮斷送肯重還故人今有程文海莫便催歸



謝疊山此心言也兩兄深知此意至燕市絕不齒及  
若有問者第云衰病事事頽廢更無足道者則知我  
愛我之至也

寄柯寓匏書

丁巳七月

相晤輒遽別恨無旬月之留從容商論今復有此壯  
遊一摩青雲便與枋榆睽隔卽行止亦不得自由正  
不知相見何時也僕杜門掃迹心知最稀自辱交以  
來每嘆兄冲襟摯性曠才嗜古近世所不多見甚思  
合并共事所欲期於相成者頗鉅惜雲泥勢阻更不  
勝悵惆耳所教孫言之戒非愛我之至安得聞此敢  
不書之几牖以自警僕自計生平未嘗開堂說法亦  
未嘗與人徃復爭辨比來謝病不對客對客亦不敢  
談及此事惟是時文批評中酒酣耳熱未免放言見



所聞其由此乎抑別有爲乎幸明示之以便省改也  
十二科墨選中多直抹以此遲疑未出今承教自當  
度置亦幸知之早也燕市見惡者不少望時爲察之  
有聞卽密示爲囑大兒金陵初歸課義尚不廢名山  
業未曾見拜惠謝謝四方交游間幸不忘蒐討之囑  
至禱至禱凍石因祝兼山未到故不會動筆此必須  
兼山奏刀方不失筆意俟其來卽與合作奉至宅上  
但不知宅上須授何人燕中寓在何所俱望示知便  
於寄札也武功錄前本先附壁提綱尚欲一閱他日  
馳納閩茶毫筆伴緘爲舟中消暑一笑率復不盡

寄柯寓匏書

二十

久不得書信正切懸念接手教甚慰降辱餘年不欲  
掛齒親友皆却之尊惠遠頒不獲返納破例登受愧  
謝愧謝某病甚矣血脉脊亂神志改常每一觸發卽  
忿戾肆突亦自知其不祥然不能自制此不治症也  
紅塵瀕洞讐震林莽憂惶悸慄病益增劇自念麋鹿  
之性久與世不相入固知死安於生脩不如短所依  
違沾戀者惟耿耿舊聞孤危無寄思收羅散軼考正  
其是非編就數書質之後世子雲庶幾無負此生而  
已而看此火色造物似不相容前有字寄方白囑致



足下冀知己保護之得了前件耳然天下事每出意料之外或非人力所及此卽命也豈可逃乎來札云歲前有所聞不知何事彘士云恐知之不能相忘此猶是相知未深語凡謗必有所由來定非無根者或我實有過而陷於不知或彼言雖浮其實而自處原有未盡卽竟屬空中樓閣而我之所以致彼憎者亦必有其端正好藉以自察若聞言生恚但咎人誣不責已過此俗情之所同稍知爲己者決不如此文穆不欲知姓名乃大臣含容之量非儒者克治之義也然某尚疑文穆此語亦是黃老之學并不是古大臣

含容真量如其言倘一知姓名卽終身不忘其胸中亦隘甚矣天下安得如許不見不聞者以全大臣度量耶此等見識橫於胸臆名爲黃老實不免於鄉原流俗之歸陰私伎刻潛隱竊發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吾輩講究正要打破此箇病根庶幾有進脚處耳足下天性粹美志趣超然雖處風塵知不爲習俗所移第患於是非真妄界頭或未能一劍兩截討個決斷分明則未免頭出頭沒久之亦恐把握不住耳率意妄揣不知賢者以爲何如得便幸勿吝徃復正好商量也茲因敝親魏方公見之便匆匆附此見方白幸



即示之有信與藝士均質以此意未必無所攻錯也  
王顛不能細字囑兒子繕白不盡某頓首

與柯寓匏書

庚申十二月  
十六日作

把別忽已經年某衰病侵尋嘔血不已而塵壒全集  
去除不能遂於夏間削頂爲僧自名耐可號曰何求  
更字不昧行徑如是想足下聞之不直一笑也帶水  
際隔令祖母之變絕不相聞有失奉慰歉然歉然足  
下天性粹美氣宇渾厚自是遠器第向來習染深錮  
不易解脫未免擔閣耳今乃於讀禮靜處奮然發學  
道之志可敬可喜所謂近世學者患在直求上達此  
總是好名務外徒資口耳於身心實無所得至目前  
紛紛則又以之欺世盜名取貨賄營進取更不足論



也要之真欲爲此學須是立志得盡下手便做不但  
求辨說之長始得從上聖賢道理已說得詳盡又得  
程朱發揮辨決已明白無疑今人只是不肯依他做  
故又別出新奇翻案耳所謂至簡至當豈有外於四  
書五經者只是做時文人看去只作時文用爲詩古  
文者看去只作詩古文用若學道人看去便句句是  
精微正當道理更何經書之有哉第程朱之要必以  
小學近思錄二書爲本從此人手以求四書五經之  
指歸於聖賢路脈必無差處若欲別求高妙之說則  
非吾之所知矣要之此事須面談非筆墨所能達也

明史提綱從未卒業不詳其書得失向見范涪川拳  
龍子集及所論曆法奏疏知是讀書博辨之人疑其  
書必有異故留此欲待稍暇今承索取附使奉還他  
時有遺力及史事尚冀借看也學部通辨取歸復爲  
他友借去近聞平湖顧蒼巖已刻板印行則購求亦  
甚易耳又荷珍惠深愧何以當此感謝感謝使者遽  
旋草草未盡俟晤言不一



與吳玉章書

庚申九月  
廿八日作

山中遽歸惟慮後期爽訂抵舍不見信息知非吉徵  
不謂果罹大故思惟至性崩摧何以堪此又聞有傷  
體之事不禁輿然伏念數年相與且謬有師弟之稱  
自恨平時不能指陳正道推明禮意足下聰明果毅  
必奮然以聖賢之孝道爲歸不至毀性滅義不以禮  
事其親如此此非足下之過而某之罪也夫復何言  
夫人子於親苟可以致心竭力於踵頂豈有愛焉然  
古來稱至孝者帝王中無如虞舜賢士中無如曾與  
矣乃一則父置之死而不死一則慎保手足而無敢



傷思此一聖一賢於父母病革時豈於身有所惜於心有所未盡於此事有所不能以遺後人以突過哉亦以止於孝之道有所不可也禮於居喪瘠毀尚比不慈不孝故衰麻有期哭踊有節若任心行之以不孝爲孝亦復何所不至近世不明禮義割股斷臂之事紛紛多有正人君子亦嘗深論其非而流俗溺惑錮不可解然猶多出於無知之氓正賴讀聖賢書如玉章者有以救正之耳奈何不務法虞舜曾與之事親而下效愚夫愚婦之所爲豈愚夫愚婦之爲反有加於虞曾者耶今玉章此舉震動顛蒙流俗無知轉相傳誦惑世誣民爲害非細四方有道之士必指某而斥之曰夫夫也固嘗與之遊矣其爲邪說然耶其告之不忠耶某亦誠無所辭獨負疚無分毫之益於足下侈然以師道自居真愧悔難安耳成事不說今復何言惟足下勉自愛率慰不具



無吳字

與吳玉章第一書

壬戌四月  
廿二日作

與足下交數年矣足下固執謙節初不得辭然嘗自  
 疑以為其趨不一終不能有益於足下必成兩悔時  
 杌杌不自安今乃漸覺其果信也昨自山中歸獨不  
 見足下面會文字問之舍姪云足下先數日過舍至  
 期不作文而去強之不可且與舍姪言大約謂諸子  
 皆游藝已不欲游藝者故不為其立說甚高再則曰  
 即為之必不能勝諸子故不為其說又益下然高與  
 下總不足論即作文不作文猶小節耳獨以足下之  
 病在心者深錮其本指與某相背謬故不得不一直



告也凡某之欲諸友爲文非以希世獵名爭區區詞章之末也人之樂有師友漸明此理而已理之明不明何從辨必於語言文字乎辨之知其所明者若何未明者若何而後得効其講習討論之力故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旣曰輔仁第須於仁乎取之何事於文哉蓋言者心之聲也字者心之畫也心有蔽疾隱微必形於語言文字故語言文字皆心也惟告子自信其心不復求義理之是非分內外爲二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直闢以爲不可而自舉其所學曰我知言今觀孟子之語言文字何如也斯

豈亦游藝所得耶且吾所欲爲文非藝也論語之所爲藝注曰禮樂之文射藝書數之法文者指其儀節言法者指其技術言若禮樂之本射藝書數之理之所以然則亦非藝之可名矣故朱子特注文法二字乃所謂末也然且學者必須游習以博其趣是則吾道無內外精粗之可分也益明矣况以程朱之說上求孔曾思孟之指能體會其義而發明焉則爲佳文不則相與辯駁極盡以期有合此亦格致之一道也奈何以藝之一字抹撥之哉足下謂諸子皆游藝蓋譏諸子之不志道據德依仁也諸子於存心力行之



功誠有所未逮然從此見理日明其後亦未可量前  
在山中觀足下所爲文愛其筆力夭矯曲盤固亦未  
嘗不能文也特於義理有未然故抑摘其謬誤以相  
告是足下工夫所少正於志據依處有不的耳其所  
以不的正於文字義理不精察則志非所志據非所  
據依非所依耳病在是而不思治虧欠在是而不求  
益悍然以爲吾自有所得烏用是是病者日益病而  
虧欠者日益虧欠以至於消亡也且足下自謂於存  
心力行根本有實得乎則其語默作止之間必人皆  
得而驗之卽以今會業一事而言若果不願爲則當

辭之於早先期來矣及會而渝可謂誠乎晨訂而午  
變言詞閃鑠不可謂信以師命而赴不致告而避不  
可謂敬衆友羣集卽不作文亦當終事而散倏忽逃  
會可謂無禮如藝必勝人而後游則古今之能游者  
寡矣不勝人卽不游謂好學者如是乎已則不能而  
微譏他人務以求異求勝是不謙讓也辭氣悻悻岸  
而不顧是躁戾而失養也凡此數者未病乎抑本病  
也不力行之故乎抑不求知之故也然則足下之存  
心力行與所謂志道據德依仁者果安在而欲以之  
傲人勝人哉諸友平昔亦以足下瑰異之材果毅之



質流俗希有嘗與某私相歎跂以爲追琢有成必非  
凡近所及故箴規過於切直者有之足下槩不爲已  
虛受一擊不中輒思幡然颺棄壹何自待之淺隘也  
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故曰百世之師今旣不能喜  
矣又加憤焉其志氣相去幾千萬里更何以造舜禹  
之域耶抑會文之事實出於某非諸友私集也某欲  
諸友材質高下者皆講習討論於其中以求義理之  
歸蓋某與天下爭學術是非之界正在此今足下自  
以本心力行爲得而不欲從事於文義其本指正與  
某相反然則足下之所非不在諸友而在某之立說  
誤人矣而猶晏然自居爲足下之師不亦大昧罔無  
耻之甚哉自白沙陽明以來以本心力行爲說不求  
義理之學盈天下目前竊其緒餘以鼓舞賢豪者不  
少足下旣見某說之非卽當早自決擇就其徒印證  
焉或有以益吾子使可朝語而夕成也奈何依違腐  
儒之門坐繫千里之足哉人之從師爲道耳豈爲世  
情某雖不敏必不敢以此相責若必以昔日一拜爲  
嫌卽以此書當某納還前拜之狀可也



與吳玉章第二書

壬戌五月

大始來得足下札讀之不覺失笑笑足下之強欲置  
辨辨而益彰也足下意止欲辨不赴會不譏游藝耳  
然旣云不譏游藝不故非我教矣又云羣聚會文不  
可謂非角勝悅人耳目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又云雖  
非世俗社比然仍從事文義可不謂譏之非之乎且  
吾所責於足下者爲心體有病而足下曰氣質之故  
吾責足下以理義不明而足下曰機調生澁吾責足  
下以本事之失而足下曰平日偏蔽辭其大而任其  
細節其近而咎其遠若以爲此日此事此心毫無過



失者則諺所謂白強者也夫足下云云自以爲辨之而無過矣然而讀者以矛刺盾但見足下之過益彰者何也此卽足下輕視文義之效驗也文義不通病在心有蔽錮心有蔽錮病在不求明理欲明理奈何亦仍求之文義而已矣夫文義之不通豈止不善爲文哉凡語言書札動止無一足以自達者故文義非細事也至謂窗下拈題抒寫請教質正每月所限文數未嘗不遵而獨不可以會課此更非也某豈區區期足下以作文者乎王唐歸胡何足爲百世師足下不欲作時文卽已何必強爲但文義不可不通而理

不可不明爾若旣可拈題抒寫則窗下與會課何異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禮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之學者皆以聚友論文爲樂未有閉戶私構乃爲有得者也又謂會課卽角勝起悅人耳目之心必至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此更大謬不然昔朱子論試士比較之非謂其有黜陟進退以利誘人也程子譏爲文悅人耳目爲其以詞章求媚於世者也若師友相聚爲講習義理之文初無利誘亦非求媚卽曰角勝負是非精粗耳卽曰悅人悅師友耳又何患乎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果其專辭



章而離道德仁將角必不勝而師友之耳目亦必不  
悅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於師角勝之大過  
則將仁不可任乎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  
之文繡聞譽者悅人之所致則將德不可飽乎會課  
之角勝悅人亦如是而已足下何厭惡之甚乎惟足  
下欲速好勝之意一作文卽欲使友朋歎服而莫之  
指摘此正角勝求悅人之隱根雖日處窗下拈寫而  
此病益深不必會課而後有也至於變化氣質涵養  
性情此是適道以上事足下頭路未清見解未的方  
在未可共學中何言之倨也凡某之爲此言者非欲

足下之強順吾說而從事時文也止欲足下通文義  
以明理明理以去本心之蔽而已乃足下嘵嘵徒辨  
其未嘗非師譏友而初不辭其非之譏之之實皆坐  
不通文義不明吾說之所指也今亦不須復辨足下  
但取聖賢之書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而漸求其理  
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卽作古文論說亦得或  
作講義或作書牘亦得此豈復有角勝悅人專詞章  
而離道德仁之患乎若文義未通而曰吾以性命自  
負道德自企此又諺所謂未學爬先學走者也世間  
或有此法而其實不知足下自信甚堅則亦求其能



助足下者而問之可耳某自揣非其人誠不敢擔閣  
足下時日他日足下遇其師片言了悟乃嘆爲此腐  
儒枉費許時工夫遲我蚤聞道則某罪豈可逭哉因  
大始歸便附此數言并足下前書批去惟足下察之

與陳大始書

名鉞  
壬戌五月

玉章前會不作文逸去以不欲游藝立說甚可怪察  
其意大約褊隘不虛心欲速不求益而姑以云云自  
文耳然已足心術有病若認真以爲游藝不當爲則  
病在學術悖繆更不可藥矣不得已作一字與之足  
下取看以爲何如初八日僕村莊自值會足下先日  
須至玉章來否聽之勿強也吾所辨在此理此心是  
非耳非有私憾正不必謬爲謝過之舉也



與董載臣書

名采

癸丑六月二十六日在金陵作

屢欲草數字以行人促迫而止然未嘗不念及足下也僕在此只得書集多種爲快所遇人物大約世情中汨沒多少好才質最上不過志在記誦辭章而已都會雜沓誠然無人誠足壞人張先生所慮同流合汙身名俱辱其言固自不刊但學者自問何如正要此間試驗得過鴨子使繩縛止爲庸人說法也濟不得事吾不解抱不哭孩兒寧遭簡點此意無從告訴但歎息知人之難耳不審足下又何以益我也漢園之變令人悲悼其人雖粗然下梢展拓得開不入鬼



窟活計惜哉今不可復得矣足下學醫張先生亦甚  
憂然僕知尊公深此未可以口舌爭且學道而先違  
親意亦無此理學奈何奈何兒輩失所依託令我茫  
然失措又不審足下能爲我轉計否匆次草草

答祝兼山書

初謂相聚正久故未罄鄙私不意事違其願接手札  
殊惘然也然受徒講習自是儒者正業且舅弟叔姪  
相叙一堂真人倫樂事正不必以離羣爲恨耳况論  
說之餘研閱方書原可並行不悖第過承謙抑自顧  
所得淺陋無以裨益高深輒自慙也張叔承六要一  
書本未兼該條理不紊不可不看其中病機治法二  
要尤爲精詳可守若齋中未備此書不妨遣人來取  
寒食左右鼓峰先生必至此時望過舍數日定有聞  
見之益醫雖小道非於理學明於世機淺不能精也



有便信時寄聞問以慰遠懷候晤不久不多及

與馬錢侯書

癸亥三月

立夫之病止是闇於義理而鄙於利欲吾固嘗言之  
不深責其欺也然朋友之道所重在信苟其爽信是  
卽欺也乃曰其迹似欺若其心本無他者譬之跌宕  
於倡樓而謂信足至此實無邪心人其諒之乎且立  
夫之爽信在返關之時已屬無解其後益甚耳大麻  
之館本非大始所求亦非吾爲立夫計也立夫自因  
失血急欲暱我來謀近地之館吾以語大始大始甚  
喜而定關然吾固知立夫闇鄙未必無中變猶未之  
致也立夫入省又屢遣信來問館事成否何如然後



倍而與之未幾乃忽來返關則治病之慮寬而計較利便之私起矣今觀其字謂冬間至省如久歷波濤一朝登岸不勝愉快可知其始終本無意於此地師友之樂也前之求館爲病亟不得已耳病之旣愈館於何有然而給師矣負友矣當此之時已難免於欺之一字矣况又有後案乎卽明年在家之說亦立夫自覺不安而計出此吾未嘗督之也然而許我矣而又倍之爽德再矣又何必托名在家實有其心而後謂之欺也季冬廿一日之後正月初十日之前曾不遣尺一謀之師友而卽安於杭是立夫之所欲也又

何云不欺哉然而其欺也實生於鄙而其鄙也實由於聞聞且鄙則固有已欺而不自知其欺者矣則雖謂之非欺亦可耳吾前在杭不意其在彼突如相見不免根觸自念相與八年曾無分毫之益於立夫而使其顛倒至此又在家之說吾已徧告人人今實無以謝友朋更無以對大始吾之局踳更甚於立夫故但有黯然無緒而已非震怒也大始能無毫髮之憾吾甚服之况立夫於我從無愆尤又何罪責之有從此求明義利而克改之在立夫已事耳五月之來且姑緩之待吾慚之漸忘也便中卽以此意告之



與仰問渡書

名津

昨載臣來致足下傳示沈孟澤督過之言不覺聞之  
驚歎雖夢寐之中亦不料及此已矣可勿復言然恐  
足下諸友有未悉者故聊白其概僕與孟澤向曾同  
社交本不深故孟澤原未嘗知僕僕亦不敢自居爲  
孟澤之知己也卽孟澤之醫初得之於宋穉圭及鼓  
峰至邑遂棄其學而學焉鼓峰旣歿孟澤乃不惜下  
問僕雖無知亦不敢不盡其誠數年以來孟澤之道  
日行然皆其才能自足以收之僕自問曾無涓埃之  
益於孟澤故亦未嘗敢竊以爲己功也况僕自村居



避迹惟恐問醫者之至堅辭曲遯至於發憤此自性  
所不能志所不欲亦非外飾以爲高凡有問者必舉  
孟澤以對此足下之所知也然則今日之云云又何  
爲乎我知之矣孟澤譽望日隆其體不可復詘其勢  
不可復受直言以自貶也思目前所不達時務而仍  
爲直言者計惟僕一人所謂寧逢惡賓無逢故人耳  
然僕自計之終不能復事孟澤矣僕之平生惟有一  
直謂僕借私以訾毀雖他人不相與者未嘗爲之况  
孟澤乎若欲僕曲徇標榜昧其是非之理唯阿諛是  
從亦素所不能也昔金碧安有云用晦待我甚厚感  
之不忘然其不堪處必將甘心焉僕之所遇大約如  
此亦其鷺閣所自取不敢以是怨他人也古之假道  
學有言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  
復望其必合也若孟澤更語及幸舉以復之手瘡初  
愈未能握筆口授兒子奉白某頓首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四終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五

序 論文

周易口義後序

昔朱子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憾而於易本義則意有不甚滿者趙子欽寓書朱子謂說語孟極詳說易則太略朱子曰譬之燭籠添一條骨子則障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耶由是窺朱子之意則本義一書爲先儒說理太多終翻窠臼未盡其所不甚滿者此也自制科頒教易遵本義經生行文嫌本義之略而無所依傍於是閒入程傳然



猶未離乎先賢之說也至講章叢出則又拉雜諸家  
穿鑿附會之說而加以以俗陋之已意學者喜其依  
傍而可以餽釘也則益蔓衍而不知所返如近日坊  
本其說尤鄙劣而時之以易名家者無不宗以爲傳  
上非是不以取下非是不以應名奉典制實則離考  
亭而畔本義者也蓋朱子之意主於簡而今則惟恐  
其說之少朱子以易爲包含活括而今則一以硬裝  
死著朱子之大旨在意象占而今則以象占爲駢疣此  
其所以離且畔也惟程子亦云三百八十四爻不可  
只作三百八十四解今則并無三百八十四用矣此

不特畔本義并畔程傳也吾師五宜先生玩索於此  
者三十餘年探窟躡根與二三子朝夕論說手抄舌  
謄雖時講細曲亦爬羅補苴以收其一得久之成日  
義一書遠依雲峰之通釋近涵虛齋之蒙引次崖之  
存疑同爲本義之臣翼淵明所謂汲汲魯中叟彌縫  
使其淳者也某從游最久近復與先生之從子鈺有  
子女之屬同梓是書以發蒙斯世因請刊落羣言獨  
存本解以傳考亭之精意先生曰吾救時世之妄耳  
非詮本義也本義則朱子且以爲多而吾更爲之增  
其籠燭乎且今之說易非以求易求行易之文耳文



雖多而易欲簡其勢逆而難從吾故就其說而導焉  
朱子自謂於諸家之說只就語脈略牽過此意惟吾  
口義亦於時說牽過而已若夫朱子之所不甚滿者  
而吾能滿之乎爾其爲我序之某竊懼闇鈍不足以  
敷張師意因次述所聞以識于後庶幾離畔者知所  
返焉門人呂某謹序

西法曆志序

洪武初大將軍徐達等平元都收其圖籍經傳子史  
凡若千萬卷輦至京師藏書府嘗召儒臣進講以資  
至治間有西域書數百冊文殊字異無能解者十五  
年秋九月癸亥上御奉天門諭史臣李翀吳宗伯曰  
天道幽微垂象示人人君體行之成治功古帝王仰  
觀俯察以修人事育萬物文籍以興彛倫攸叙邇來  
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  
中國所未備其有關於天人甚大宜譯其書以時披  
閱庶幾觀象可以省躬脩德思患預防順天意立民



命焉遂召欽天監靈臺郎海達兒阿荅兀丁回回大  
師馬沙亦黑馬哈麻咸至於廷出所藏天文陰陽曆  
象書命次第譯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本音通華語其  
口以授儒爾儒譯其義緝成文焉毋藻繪毋忽越明  
年二月書成凡曆法經緯表度三卷載在掌故然以  
翻譯未廣且不詳其論說以故一時詞臣曆師無能  
參用以入大統者夫載籍所傳天地陰陽變化之故  
日月星辰之運行寒暑晝夜之代序與人事爲吉凶  
與物理爲消長義弘衍矣然至理精微充塞宇宙固  
未嘗以華夷間也中葉星曆諸臣以舊法未合天行

求改正萬曆中遂有脩曆譯書分曹治事之議使分  
曹各治事畢而止大統不能自異於前西法又未可  
爲我用猶二百年來分科推步之故已懷宗究知其  
然命禮臣督改之勅廣集衆長兼收西法凡譯書一  
百四十卷皆西法也時中外多故未及會通以頒布  
懈字以繼述高皇帝遺意而京師變陷矣豈遠裔絕  
學其得行于九夏亦遇合有時不可測歟不然以聖  
哲之主前後譯撰而卒不得用何成之難也一代鉅  
典未能備衆美成大法遐方藝術之奇又不克見正  
於聖作儒臣守理而不知數曆家執成法而不知變



化消息之道天經垂舛彝倫攸斃豈非天哉

文雅社約序

文雅社約者歸德沈文端公之所作也其約始於家門及乎里黨大趣多返樸崇儉斟槩近俗存古之意嘗考是書之作歸德方爲秩宗不數年遂執政當得志可爲何不釐舉制度脩明文章移易海內之風俗而還之古而顧踽踽涼涼獨與二三鄉友相率爲會如雒陽九老故事以爲盛舉何其卑也意其時鵲聲北飛樹私竊柄歸德雖與之同列豈鬱鬱枋柅不能獨有所建豎是以爲政六年而遂老歟然則爲是書者將毋志有所未逮其亦有不愜於中者歟孔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風俗之變如江河之日趨而下也今去歸德又七十餘載矣視歸德所歎息更有甚焉者夫陳俎而作聖基祭野而淪陷應禮之得失關乎運數其幾豈不在微乎歸德慮之早矣使是書而行於吾鄉則俗盡變而吾鄉獨不變也行於吾家則吾鄉盡變而吾家獨不變也竊以爲歸德相業之餘烈於斯而見矣會讀書者亦論其世焉可也許子開雍雅志好禮鯁然憂流俗之頹敗而不知底也亟刻是書而問序於余其裨益於世道人心非尠也故樂而爲之序

### 古處齋集序

竊嘗謂三百年來詩文無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坐制舉業罪至此乎曰舉業無罪焉學舉業者爲之也人之知識如果核之有仁而草木之有芟也枝榦花葉形色臭味天性具足雖妍醜萬態莫不各有其生趣在焉澤之以水露治之以器鐵厚之以垢壤蒔壅不拂其性光華爛然反是雖天性具焉而生趣萎瘁矣朽枿敗腐蒸出芝菌非朽敗之能爲芝菌也養之者厚也剪絲而綴之一枝之間而四時之花具然而人不加賞者其生趨絕其性非也今爲舉業者



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曰中墨稍異則否雖有異人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其爲法則一之曰套取貴人已售之文句抄而篇襲焉無隻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試輒售其爲力省其見效速父以是傳師以是教則靡然從矣夫人之知識必有所緣而生而手筆隨之生久益熟熟乃成性則不可復易也唐康崑崙琵琶爲長安聲樂第一而屈於段師善本德宗令段師授康段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耳套也者三百年來文人之本領也以此掇科目獵榮譽爲仕途捷徑蓋平生得力之處雖魂

夢間不能自忘也且身旣貴顯職在清華或素有文字名諛客日進輦金帛乞數言爲光寵幸載名字彼方哆然談文章論得失義不可辭曰未嘗學也又不可下問則悍然爲之於是始作詩古文辭則又不知古人爲學之法卽有告之曰是當多讀書深養氣如柳子厚所謂取道之原旁推交通以爲之者彼將曰是老死具也爲力省見效速吾故用吾法耳試以爲古文則儼然周秦兩漢六朝唐宋矣以爲詩則儼然漢魏晉宋齊梁全唐矣凡此皆可以套得之則又就其中擇其名之最盛而易飾者套焉文則必周秦漢



也詩則必漢魏盛唐也立說既高附和尤捷流至今日其焰益張雖高人名士禪客女子無不翕然論體格擬聲調作煙火臺閣塵土酒肉語云是正宗遂牢不可破此無他天下庸夫多而有志於學者寡惟此可不讀書而能也若曹固不足道弘正嘉隆之間名公迭起得斯道之正者凡數大家幾入韓歐之室矣然以語神明變化有難言者則猶本領之未忘舉業之累於斯乃見耳吾師陳湘殷先生性清真古淡與世接無畦町兄柳津翁有上紫綺各負才致遂居湫解真率如一人每置酒輒見名亦時枉敝廬呼酒命

醉出手指爭勝負爲歡笑或竟醉臥齋榻不返者累日當酒酣解衣脫幘狂論迅發座客皆愕貽相顧先生獨不怪也曰是真可與語因出古處齋集稿一卷曰試爲我訂定之退而卒業則天然爛熳不假粉飾而鏤肝琢腎窅窅離離無所不有然又不可摘謂某首似某某句調似某也乃大驚曰是豈舉業家所得者先生笑曰吾爲舉業亦未嘗解套人一字此真不拂其性生趣爛然者矣因自信病坐舉業舉業無罪之說於是乎益堅然君且不以爲足誦讀徹昏曉響達行路雖凝寒溽暑不間也所手抄古今書等身者



三四不知其志願何昔嘗問黃太冲浙以西人稱多  
慧而學者每出南岸何也太冲曰浙西之材未十歲  
許便能操觚文與年進至三十許而止自是以後則  
與年俱退亦如進故日就銷落吾地人差樸然三十  
後正讀書始耳時竊震其言今先生挺不世之才無  
俗學本領之累著作益上而且益厚其養如此所云  
根茂者實遂膏沃者光曄將爲玉樹琪枝丹葩瑤草  
非人間恒有又安可以常理測識哉若某蒲柳之質  
向未嘗有所進取今又不自力學行年三十有四矣  
與年俱退日就銷落誠如所言殆不自知其稅駕也

雖天性具在而生趣萎瘁行蹈先聖不秀不實之歎  
讀古處齋詩文三復太冲斯語能不瞿然悔懼歟



樂園焚餘序

吾友吳孟舉歸自燕亟稱周雪客之賢也余至金陵因見之則孟舉之言信相得歡甚雪客泫然出其翁樂園詩文曰先子於喪亂顛躓之後舉平生所作畀之東炬此其流傳於知交而某收羅得之者也故名曰焚餘而吾子試序焉余謝不敏不能序大人先生文也雪客曰固知子雖然以某故也必序之余受讀而歎曰子知而翁之所以焚乎知其焚而存之是也不知則益之焚也亦如其不存坐客咸起曰何謂也曰古之人自焚其書者多矣有學高屢變自薄其少



作者有臨歿始悔不及爲謂此不足以成名而去之者有刺促恐遺禍而滅者有惑于二氏之說以文字爲障業者有論古過苛不敢自留敗闕者甚則有侮叛聖賢狂詩無忌自知不容於名教故奇其跡以駭俗而自文陋者其焚同而所以焚不同也今櫟園舉前後悉焚之未始以昔爲非也焚之後又未始不復作也其書又不觸忌諱不墮魔外屬屬焉以古之作爲歸然則櫟園之所以焚又必有不同於古人者矣嗟乎櫟園以卓犖跌蕩之材夙負令譽天閑之上駟羣龍之腹尾也中州南國水菱土附揖元禮於舟

中醉正平於座上望者以爲神仙不測其所屈也忽焉地震盪劫灰晝飛猿鶴蟲沙蒼黃類化浪平痛定一時同學厯有存者宇內屈指櫟園巋然其一也雪樓草廬豈異人任廼天下方乞膏馥于櫟園櫟園且取而煨燼之何歟兔園糞溲重自珍戀猶什襲繅藉况著作如櫟園非有所大不堪於中而然歟余是以惜其書不如悲其志也豪士壯年抱奇抗俗其氣方極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千里始驟不受勒於跬步隱忍遷就思有所建立比之腐儒鈍漢以布紵終殮村牖固夷然不屑也及日暮塗岐出狂濤險穴之



東坡先生集卷五  
十一  
餘精銷實落回顧壯心沆無一展有不如腐儒村牖  
之俯仰自得者吐之雖爲聲茹之難爲情極情與聲  
放之乎無生彼方思早焚其身之爲快而况於詩文  
乎哉然則從其焚而焚之乎又不然焚者志也其不  
可焚者書也知其焚又知其不可焚使他日不自焚  
以得櫟園之所以焚是在雪客而已南陽村白衣人  
序

尋暢樓詩稿序

孟舉之詩神骨清逸而有光艷着語驚人讀者每目  
矐而心蕩如觀閻立本李伯時畫天神仙官旌蕙劍  
佩驂駕之飾震懼爲非世有然不敢有所嗜願爲非  
其類也凡爲詩文者其初必卓犖崖異繼而騰趨絢  
爛數變而不可捉搦久之刊落愈老愈精自然而成  
今孟舉方當卓犖崖異與騰趨絢爛之間固宜其驚  
人如此所謂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孟  
舉正須問其稱意何如昔人耳人知我而驚不知我  
亦驚直不可以此介意也桓譚侯芭不足以知楊雄



而待韓愈知之李翱 皇甫湜不足以知韓愈而待歐陽脩知之若李白杜甫之詩則又近白甫時之韓愈知之宋人因而師承焉今人又未之知也然則唯作者而後能知作者自古爲然而作者之出也或駢肩而生或數百年一二千年而生吾同時無其人則必待之數百年一二千年而後生焉足以竭吾之長而攻吾之短此真吾之所難畏而托命者也目前紛紛廣座長塵拈黑道白如土蠓野馬其不足與于斯也明矣而今人砥筆蘸墨方以此曹之喜憎爲是非所謂未有長卿一句賓王一字而罵阮籍爲老兵

宋玉爲罪人殊可劇嘆也歸有光目王世貞爲妄庸巨子世貞曰妄則有之庸則未也有光曰未有妄而不庸者歸之文至今可傳以其意中能無此巨子也今天下之巨子其出世貞下又不知幾何使吾之所爲爲其所稱嘆則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噓詈矣爲其所疑詫則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抉擿矣爲其所屏棄不復置目然後必爲古與後之作者所咲視目逆耳今孟舉雖不爲所喜而猶爲所驚怪其于作者尚未知何如也然孟舉進方銳將數變而不可捉搦以底於成則其驚怪益甚其爲屏棄不復置目終所



必至顧在孟舉能卒不以此曹介意否耳陸務觀曰  
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余愛誦此句輒  
自咎平生言距陽明而熟于用處不事檢束正坐陽  
明無忌憚之病爲詩恨僞盛唐而未離聲律兩騎夾  
帶猶爲所牽挽思欲坐進古人所待于後甚遠不汲  
汲有求于今世者心知其甚難然不敢不與孟舉同  
厲之也

秋岬族兄六十壽序

辛丑三月予過虞山紅荳村莊蒙叟先生時八十辰  
在重九之後請以數言壽先生先生曰子休矣壽余  
者無過以吾家彭祖爲徵子知吾祖以雉羹響帝啟  
封彭城而不知其遭厲幽之禍流離西戎百有餘年  
若此之播越也且鴻水滔天憂墊溺焉十日並出憂  
燒灼焉九嬰封豨竄竄檣杙之徒憂跋扈抵突焉雖  
其受壽永多然八百年內享升平歌暇豫軒眉皤腹  
開口而笑者固無幾也此漆園後生睥睨冥靈笑我  
祖之以久特聞者而子謂我願之乎予謝曰誠如先



生言此非上壽時願先生力自愛以副宇內望歸不數日而得姚江族兄秋崖書麗以乞言小引蓋秋崖兄今年甲子周辰亦在重九後東國名鉅無不構詩文爲祝者而吾兄意未當也又走書數百里命細子豈頌禱揚美之辭猶有所未備歟繇虞山之說推之壽錢氏者之必以彭城亦猶壽吾家者之必以蒲州也蒲州當武宗之時兩舉進士不第潦倒驢背間已得度世術匕刀圭餌丹藥鍊精葆神至于今不化隱見湘潭岳鄂汴淮吳越之墟言長生家必以爲宗然吾數其後未四十年邁金統之難區宇糜爛又五十

餘年而陰山微種開門揖盜燕雲以南無復人理數不半百五朝八姓十主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酷也宋德長東罷于耶律西躡于拓跋完顏蒙古相繼甘人磨牙吮血腥聞過百年是蒲州所閱歷固有倍蓰於彭城之八百有盡八百有盡而蒲州之長生無窮則變亂之奇自今日以迄不可推測抑又烈矣湘潭岳鄂汴淮吳越之墟耳斷雞犬目斷爨烟蒲州時一過之狐狸叫噪鼯鼠去跡城郭如故寂無人聲依回四顧獨自愁苦其爲漆園之所笑者又不啻垂天之於朽榆也是雖伯陽奉書子喬進藥與蒲州同



不朽吾兄豈爲之哉然則吾兄之所欲言可知已夙  
負奇氣博聞強識于典籍無所不窺而不得一讀東  
觀藏書依泊塵沙所畜泄益奇其所遇合益落旣當  
天地反覆思有所樹立而不可得今且老矣猶日手  
一編孜孜矻矻與古人較量得失日斜睹景忽忽有  
所不樂則浮大白以驅之醉醒而吟吟倦復醉所作  
詩古文辭又累墜及牛腰矣此其意豈屑與今日浮  
華之子假聲律據詞句以文其俗陋者鬪薜華木槿  
之觀哉誠欲使天下知今日江南尚有行年六十而  
志不衰學益進爲呂秋崖其人者吾道不墜凡爲男  
子當如是矣又何必假綏山之桃乞安期之棗爲吾  
兄祝也耶是則吾兄之乞言與蒙叟謝客小牋情同  
而致異也細子敢不亟稱之爲壽



東臯遺選序

吾友陸雯若既沒四年其家于故麓得其評選歷科  
程墨稿一卷授呂子補緝成集嗣子少未悉始末也  
爲序而歸之曰此不足以成雯若名然其心志嗜欲  
之所存不可沒也自萬曆中卿大夫以門戶聲氣爲  
事天下化之士爭爲社而以復社爲東林之宗子咸  
以其社屬焉自江淮訖於浙一大淵藪也浙之社不  
一皆郡邑自爲其合十餘郡爲徵會者莫盛吾兄季  
臣與諸子所主之澄社已卯以後季臣應徵辟詣京  
師不復徵會四方予時年十三因與從子約同里孫



爽子度王皞浩如者十餘子爲徵書浩如乃以雯若來會予之交雯若始此凡社必選刻文字以爲囿媒自周鍾張溥吳應箕楊廷樞錢禧周立勳陳子龍徐孚遠之屬皆以選文行天下選與社例相爲表裏雯若于是與同社有壬午行書臨雲之選選自此始也始之社也以氣節以文字以門第世講互爲標榜然猶脩名檢畏清議案驗皂白故社多而不分及是則士習益浮薄傾險一社之中旋自搏軋鏃頭相當曲直無所坐於是郡邑必有數社每社又必有異同細如絲髮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媼戚不復相

顧塗遇宴會引避不揖拜者咸起於爭牛耳奪選席取夫牧豬皆結伴刊文清晝爭道而不避社與選至是一變而大亂予叔姪遂支石薇葉一聽雯若諸友之所爲雯若爲人警敏而不能高氣銳喜任事而樂多友故人人牽挽以爲私已雯若固汎應焉而道益廣也雖狙選詭合亦欣然忘宿物而矚就之然新故遠近之間終不能徧愜則羣忌恚以爲異已排詆益急雯若意不堪出而求之兩海虎林間當是時吳中選事漸闌而浙風方競張耳陳餘同得名者也外論優耳而劣餘耳竟佩印收麾下而餘漁獵澤中甚怨



之思一得當以報耳遇雯若則大喜結驩無不至雯若感其意亦以身許之倚蕩衝冒耳不勝怒一蹄而蹶吳會之士莫不奉約束無肯讀耳之書者雯若之名大震于是耳之黨援嚙指劓骨致死于雯若而向之會壁垓下者又嫉其聲之赫也而還攻之雯若舉足左右咎責隨至刀瘡箭瘢穿穴腐脅轉鬪不休以死而耳餘之怨反解矣雯若晚益厭苦乃北抵燕南泝襄海思一豁其溼塞磊塊之氣歸而架精舍于東臯積書其中意豈止此哉其止此命也歐陽永叔悲蘇子美之被擊意不在子美予獨悲天下之擊雯若

者意專在雯若也今者社事禁絕已久狎畔牴觸之徒皆席豐資盜虛譽遨遊當途彌縫疇昔獨雯若至今被譏訶吹索爲人謝過釋罪之具尤可歎也雖然以一布衣壇坫東南者十餘年短箋四出清流奔走畫船珠玑川注雲浮龍山虎丘西湖東塢苕溪語水之間市傭婦女猶能指其讌集之處述其輿從管絃供飲館帳之盛自復澄以來未之有也及其瓠落江湖望鎖廳一第以塞黨人志亦卑甚可哀乃天故靳之讀其書者黃口小兒俯拾膺仕而雯若竟以藍衫歛矣諒燭雖息光芒何懸篝火雨窗楓青路黑颯然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  
歎息之聲其魂魄猶依此書也金沙婁東雲間當其  
盛東臯獨當其衰天豈以一霎若結社事之案乎何  
摧之甚也嗚呼其可悲也夫同里呂某序

今集附舊序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  
是傳師以是授子復爲父弟復爲師以傳授子弟者  
無不以躁進躡取爲事躁進躡取則不得不求捷徑  
求捷徑則斷無出于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  
性相近習相遠子弟之初爲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  
者曰此轉苦不合此語苦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  
太高此一字一句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光頭線  
裝書一切戒勿觀朝而鋤夕而燒薤之不至于庸惡  
陋劣焉不止未幾而揣摩成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



聞之先輩大家研究聖賢之書浸淫于古文字不知  
墨幾丸退筆幾籠敗紙殘稿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  
今之圈鹿欄牛胎毛尚濕調美之無抄仿套數朝塗  
而夕就矣羣謂某某已如法將必售則果如若言其  
所謂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  
好閱光頭線裝書者大約未必售售亦離離如曉星  
輒曰其人數偶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  
子弟則期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爲  
文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之使爲雞鶩鳧等吾讀  
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拜塵黃門由

竇尚書吠籬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業之于科目  
猶叩門之有甄楔也門啟斯擲之耳且君之欲入斯  
門也何爲也哉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則其  
視舉業也猶之乎穿窬之有鋏錘盜俠之有斧匕耳  
排其闕發其秘藏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又何甄楔之  
有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書勿令其  
作文字古之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其視文字也猶  
糠粃糟魄然慮其玩物而溺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  
殆不啻糠粃糟魄矣豈皆學聖賢之學者與人未有  
不戀其妻若子者矣而游方之外者吸光景練精烝



以離坎爲媾精以嬰胎爲孕育其視棄妻子直敝屣耳情生者無不以爲難然而文信侯亦能之故一妻子也或敝屣之以度世或敝屣之以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爲恥曰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賸而已程子曰灑埽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傅周公名然而聞此說也則羣啞啞而笑矣魏收引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

亦猶博士之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則又羣啞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儂薄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比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矣然非真知傳註之有切於已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尚焉耳科條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于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于異端佛老之說則今日可以爲傳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旣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鍛根株而求華實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



知爲庸惡陋劣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蒲伏  
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爲枕秘僥倖苟  
竊之徒鼓其空腹妄爲大言至污極鄙鄭重而受之  
如長史右軍筆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勿傳矣然三家  
之村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  
困躓場屋間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爲之故一省餉名  
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  
不願如法者數十人而已餘擾擾數千皆所謂如法  
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願如法者榜必  
有數人焉離立于其間此數人者殆天所以扶斯文

于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獲多故雖屢受鍛削而  
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中而得數十人焉不  
願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于多寡之計  
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  
人得黜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  
貴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  
幸焉吾又何樂乎爲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常  
賢科目無常遇其人當遇雖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  
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而不能禁  
其爲遇苟不當遇雖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



強其爲遇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  
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于鈞聲利弋身家之腴然後  
視文字也重重則禮義之悅根于心而廉恥之道迫  
于外雖日撻而求其庸惡陋劣也不可矣雖然以  
予腐儒之力與億萬庸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  
況其躁進躡取之法更有出于文字外也

庚子程墨序

乙未之冬燕坐玄覽樓羣居幽然無所用其心因與  
雯若同事房選于吳門市傭一室如農車大鍵閉其  
中匝月而竣事蓋其爲日也暇而致力也專雖未必  
當乎古人而世亦滿志矣嗣而坊客驟以試牘程墨  
進則賈人驚利視外間許可者而役之例爾也時又  
無事事樂爲其所驅且迫之以程期限之以額兩人  
從事苦不給因分理之故五科程墨則予之論居多  
焉酉戌以來類皆分閱而互叅凡有事一選輒屏棄  
他業汲汲顧景以徇賈人之志然雯若性勤而予習



于懶予迂拘犖確而雯若博通無碍予手目遲拙自  
辰達酉詮次不過五六首而雯若盡日之力時至一  
二十許才之敏鈍其相去懸絕固不可強也夫以予  
才之鈍知識之迂拘性之懶如此而從事于逼迨程  
限之役其爲煩苦也殆不啻癭疥之于肌膚而瘡癩  
之于腸腑去之惟惡不速矣而顧累累焉數見其成  
書若甚樂此而不知疲者蓋中無恒業則日見無事  
見無事則益凶然無所用其心心無所用則其苦有  
甚于逼迨程限之役者故欣然受之而不辭也今年  
家仲兄以予之馳騫而漸失先人之志也錮予於棊

華閣中命授二猶子業戒出入謝賓客閣之陽又爲  
構講室數椽予挈二幼子與二三友人之子哦于其  
間口爲唱手爲讀心爲解卿晨而起夜分而止經傳  
雜進背誦還前講說異科文字殊類目偶不眎而嬉  
戲作耳偶不聰而紕譌者衆思慮偶不及而疑義難  
析諸弊藜起刻晷程功猶懼不暇昔程子以文字爲  
翫物喪志曩未篤信斯語今予句讀耳遂不能旁及  
乎他亦心有所用而事不能兼理固如是也况乎學  
聖人之道者哉然予之短于才而蔽于識也則亦可  
見矣而客又以庚子墨卷至謝之語未移時顧謬悞



者三起客亦咨嗟而去已而雯若示書曰選已成獨其序非足下手誤不可則雯若愛友之切復分其美以與我君子長者仁厚之道也顧予豈敢襲取不疑以重掩良友之德意哉爲叙其實如此若夫是科之文則雯若之予奪論次具在予尚俟受而卒業焉未卒業不敢妄有所稱述古也亦懼無當也

五科程墨序

自開闢至今茲其爲文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畀其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有腐儒焉欲起而一之必有腐儒焉起而爭之又必有腐儒焉起而調劑之夫其一之爭之調劑之是皆爲變所驅而不能變者也善用變者有可變有不可變予天下以可變而奪之以不可變可變者文不可變者理今夫烟波雲氣斯天下之至奇且幻者也然求烟波于汚池觀雲氣于赤鹵其爲奇與幻者無有也故觀雲氣者必嶽麓求烟波者必江湖夫江湖嶽麓自開闢



至不可億昇猶故物也而天下且以爲荒忽怪異莫  
奇且幻于此此非烟波雲氣之力哉然烟波不能自  
爲起滅而雲氣不能自爲卷舒則皆江湖嶽麓之自  
爲奇幻而已烟波雲氣可變而嶽麓江湖必不可變  
文之有理則猶江湖嶽麓也其有文則烟波雲氣也  
以至變之文傳不變之理雖開闢至不可億昇其爲  
文無不可定况數科乎哉顧文運之變每視文理之  
勝負爲盛衰理勝于文則極治平則盛文勝則衰純  
乎文則亂自治而盛也文運長自衰而亂也文運促  
成弘以上制科之文理勝之文也嘉隆之間文與理

平之文也萬曆以至啓禎則文勝與純乎文之文也  
其變也如四時然寒而燠肅而和風馳而電掣卽吾  
操筆落紙時已迅逝而不可留蓋無瞬息不變也乃  
自開闢至不可億昇其爲春秋者如是其爲冬夏者  
如是然則非變也復也復所以爲變也是以歲之冬  
也必復而爲春必不復而爲秋爲夏可知也則文運  
之亂必復而爲治必不復而爲衰爲盛可知也天下  
曰文已復古然而非復也變也何則今所復者當成  
弘之前而不當慶曆之下也朱子曰高祖文帝詔令  
只三數句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嘉祐以前其文極拙



而詞氣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嗚呼此真文運之極治哉今之復古者有是乎故曰非復也然滓者變而爲清譎者變而爲正荒怪者變而爲醇雅震震然知文之必本于理殆將以開文運之復乎由此進之使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書燦然復明于天下如二儀五緯經天羅次而不息庶幾猶及見成弘以上歟乃一之爭之調劑之者方且習訓詁之說寶空虛浮滑之調謂若者守溪若者震川若者昆湖荆川思泉嗚呼使數君子者在今日其爲文又不知其何若也乃舍不可變之理而刻畫可變之文是猶去嶽

麓離江湖而求所謂烟波雲氣而且執繪之雲氣塑之烟波謂開闢以至億昇凡爲烟波雲氣者當如是也悲夫是爲腐儒而已矣



戊戌房書序

今天下有壞人心亂教化者若干人去之可以疆國而奸民竊盜不與焉天下有損事業耗衣食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富國而冗兵濫員不與焉則庸腐之儒是已先王設庠序以養儒也非以其庸腐而養之也督以學臣訓以師長禮義以閑之廉恥以風之非聖人之書不敢觀非濂洛之理不敢從故其謹小慎微謂之庸方萬濶步謂之腐而今所謂庸腐者不然吏之庭扃相摩衽相聯者儒也胥之門頂相望踵相接者儒也行安得庸心安得腐及其分章句握三寸智



盡能索困若囚縛則爲庸腐而已矣先王非以其庸腐而養之也而其流不得不至於庸腐則豈立法之未盡善歟漢元光五年徵天下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令與計偕所謂當世之務卽今之對策所謂先聖之術卽今試士之經義耳當時詩分四氏易有三家治一經必精且嚴如是然易有韓氏二篇嬰所撰述蘭陵孟氏世禮春秋亦以陰陽災變名家而虎觀諸儒集五經互參同異劉安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同而皆通不學六經不足通一經古人治經若斯之難也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讀

何書探其數卷枕秘之籍不過一科貴人之業黠者割首裂尾私立門類沿襲抄撮俄而拾取青紫高車大馬夸耀閭里嗚呼苟如是是亦可矣幾何而不相勸以盡趨於庸腐哉蓋嘗以爲起祖龍於今日搜天下八股之文而盡燒之則秦皇且爲孔氏之功臣誠千古一大快事也然以爲科目之弊專由八股則又不然宋神宗熙寧二年議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蘇軾曰自文章言之論策爲有用詩賦爲無用自政治言之則詩賦策論經義俱爲無用旨哉斯言後卒用王安石議論者以爲科目之壞自此



始夫取士之以八股數百年於茲矣理學碩士出其  
中將相名臣出其中而盡歸科目之弊於八股可乎  
夫科目之弊由其安於庸腐而僥倖苟且之心生文  
氣日漓人才日替陳陳相因無所救止宋濂求賢論  
曰以愚選智譬如以石式玉求玉如石玉無似者求  
智如愚萬無一獲故愚以爲欲興科目必重革庸腐  
之習而後可計庸腐之儒邑可得數百人累之則郡  
可得數千人又累之則海內可數十萬人此數十萬  
人者今日損十萬焉何害明日又損十萬焉何害誠  
竊釐學宮士必通經博古明理學爲尚卽不能遽通

經遽博古遽明理學而取其庸腐者汰其三之一焉  
令甲甚嚴士風一變然後及期大比先試其詞臣必  
通經必博古必明理學者命之典試其所選士必通  
經必博古必明理學者也而餘亦用有司歲校士例  
等次之其庸腐者復汰其十之一焉如是則庸腐者  
無所側足而士皆務通經務博古務明理學行之數  
科士風大變故夫主持文運於上以清賢路求真才  
此科目之所以興也今不澄其培植之原使人安於  
庸腐而僥倖苟且之心生則其弊無所不爲雖嚴刑  
峻法以釐治之而人才亦未必可得矣且此數十萬



庸腐之儒者其耳目無所開其心思無所用游談妄  
議武斷鄉曲以爲蠹如此而人心不壞教化不亂事  
業不損衣食不耗而無害於國家者未之前聞愚生  
長草莽不知忌躓竊冀當世之名公鉅卿留心時務  
者當輶車之採焉昔賈誼以經生陳時事大臣絳灌  
等畏害之論者惜其才以爲誼誠少年安有立談之  
間而痛哭流涕於人主之前者也竊以爲不然誼之  
所言如削分藩制邊塞皆深中機密非經生所宜言  
故犯時之忌耳苟職所宜言而言之言之而激切雖  
痛哭流涕何害今有爲經生所宜言者不得不激切  
言之言之而不得其所故於是科房書而識之於首  
以當吾之痛哭流涕者也



序作書

選大題序

一春為風雨所敗筆床硯匣皆黴潤不可近書帙狼籍几案間堆積如亂雲胸徑湮鬱任其縱橫弗理也有客排戶攜新貴人書及諸名家選本若干卷屬與震若共詮次之時方悶久思一暢所蓄即取筆為塗竄數藝客竊睨視焉則多世所欣賞者也輒大驚徐請問曰商之鼎周之彝古識者咨嗟歎絕許直百萬實不與一錢吾見凡三年矣吾吳人鼓鑄朝莖而夕就淬以藥法罨之成五色斑駁陸離為若水若土若血若汞若漆若灰之所侵襲則如墨如銀如綠沉如



翡翠如丹砂如蠟如瓜皮蕉葉安石榴如火衲包漿  
渾脫雲雷蟠螭欵識凸凹無不精好千年之色成于  
頃刻其所爲人故目擊之而日售千百枚故曰三年  
不鬻真一日賣千僞願先生其謝商周而法吳鑄也  
余閣筆而應曰夷光鄭旦耕者見而忘犁鉏覩無鹽  
宿瘤則未有不却走者惟妍醜無異形故好惡無倒  
置也而客曰不妻妻必夷光鄭旦天下鰥欲死故天  
下之愛夷光鄭旦與愛無鹽宿瘤等千載以來知己  
皆不再得而村艷市妝髹堊相競則無不顛狂而願  
妃焉者何也淫行多而真好色者寡故雖有夷光鄭

旦與無鹽宿瘤皆雜容于髹堊之中而莫之辨也且  
余估也估不善計美惡而雅計多寡今一城邑間凡  
讀書者百則買書讀者三分百之一貧不能具直者  
富不妄費者而假錄讀者併直而共製者亦三分百  
之一其一則竟無須書矣凡買書者百其讀中下書  
者半強中下且不能讀者半弱讀最上書者百之一  
二耳然一二中又且有貧不能具直者而假錄讀者  
併直而共製者更傲岸不屑污一顧者幾無須書矣  
而吾估紛然食指繁夥無不待舉火于讀書者三之  
一奈何舍九十餘人之所欲得而求售於未必售之



一二也余曰是未易爲若道也人必不爲習俗所移而後可以移習俗淇上之歌華周之哭匹夫婦也而足以變一國哀樂之節其情深而法善耶情雖深不能使金鐵木石爲感泣法雖善不能使蠖飛喙息詰磔鉤輞者變音而諧調焉無他所本無也若夫哀而哭樂而歌此人心之所自有也哭焉而悲歌焉而肉好亦人心之所自有也自有之而不自得忽有人焉舉吾心所有者而發于聲聲成文變成方令聞者歛歔霑巾不能仰視或背決及髮或目潤舌屈而無聲息或激越飛揚而盪魂魄搖心神動血氣余一不知

夫歌哭之至于是也於是乎凡爲哭焉思悲凡爲歌焉思肉好不期于霸而歌者皆霸不期于梁之妻而哭者皆梁之妻矣若是者匹夫匹婦不能變一國也其變一國卽一國之自爲變也况乎理義者心之所同然而文采節奏又理義之所自出傳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人性之無不善而有爲者皆至道也又何有於傳註之顯句字之末而不足翼程朱駕韓歐哉第使天下曉然于中正之途而詖淫邪遁之不敢作胥天下讀最上之書子方棄僞而求真汰惡而取美之不暇而又何慮夫百中之一二也耶客起謝曰如



先生利乃益多又不獨在估也

東臯遺選前集論文一則

洪永之女質朴簡重氣象濶遠有不欲求工之意此  
大圭清瑟也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  
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茂以加矣嘉靖當極盛之時  
瑰奇浩演氣越出而不窮然識者憂其難繼隆慶辛  
未復見弘正風規至今稱之文體之壞其在萬曆乎  
丁丑以前猶厲雅製庚辰令始限字而氣格萎蕪癸  
未開軟媚之端變徵已見己丑得陶董中流一砥而  
江湖已下不能留也至于壬辰格用斷制調用挑翻  
凌駕攻劫意見龐逞矩矱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



撰惡俗之調影響之理剔弄之法曰圓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監學究喜其淺陋不必讀書稽古遂傳爲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啟壬戌咸以此得元魁展轉爛惡勢無復之于是甲乙之間繼以僞子僞經鬼怪百出令人作惡崇禎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漢唐宋之文發明經術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名構甚多此猶未備也庚辰癸未忽流爲浮艷而變亂不可爲矣此三百年升降之大略也

東臯遺選今集論文 三則

一省一科之風氣定於主司天下數科之風氣定於選手通闈卽無合作不得不因陋就簡此主司之于奪兼數命者也聚遠近先後而論斷之引繩削墨是非灼然此選手之于奪專於理者也故選手不與主司較遇合而後足以論文昔之選手大都如是故其書至今可以惠後學今之選手本領庸劣其腹之空疎手之甜俗更甚於學究秀才助彼說而張其燄昔之選手能轉天下今之選手爲天下轉故曰今之選手今之秀才之罪人也



吳次尾譏萬曆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宇宙尚有何書前此作者尚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挽近時習尚正復如此己丑壬辰一返蔓纏而歸之醇正多老學好古之士故格力道上乙未以來名曰模範先民實趨空疎甜俗其所見之理所宗之法不能出萬曆乙未之圓俗機鋒况能闖嘉隆以上之籬落乎戊戌己亥辛丑雅鄭互見未嘗無矯傑之作而外間盛行偏取下流不知佳文幾何盡爲俗眼所埋沒是編亦就其中澇漉耳尚恨翻圓俗機鋒窠臼未盡也

次尾標摘當時俚俗字句爲文禁且曰此等惡習始於一二空疎之子以僥倖取捷後人無學無識轉相套襲日增月盛今之惡習尤甚矣目不識經史爲何物而欲練飾辭彩不得不出於俗談諠語臭穢不堪有人悟近日一名稿全部只三百字可了以爲秘妙螂蛆甘帶鴟鼠嗜糞良不虛也嘗取次尾之義於家塾戒之其詞句字法多不及載今略舉活套陋調於此如云云如此腔板不能盡舉可以類推使乳腥小兒弄筆如此定以爲凡胎下梢必無出息老老大大髭長面皺猶作此等見識豈不愧恥而遷者密圈濃



贊以爲妙法又從而傳益之其惑誤後起不小也有  
是非羞惡之心者試思吾言知必有斷然不爲者矣

程墨觀畧論文三則

文體之敝也由選手而選手之敝也由蒙師時文法  
度之最淺近者如破承之貴簡切而高渾也小講之  
虛涵而勿盡也提挈之得脉而勿痕跡也提比之籠  
翻而勿急也小比之點次老鍊也中股之開合切實  
也後股之推廓而不餒不泛也過文之宜反宜正緩  
急合度也結比之有餘勇也掉尾之力勁而有別趨  
也一句之當拆發也全章數節之剪裁有要也半段  
半句之當縮咽得氣也過脉叠句之當上瞻下顧而  
實做本位也連斷詳略之不可混也兩截對扇之各



有定義也立柱分股之不可合掌也布局命意之不可複疊也此宜童子試筆時講明久矣而今之巨公皆犯之選家賞歎之蓋今之選家亦今之蒙師之弟子也則豈非蒙師罪哉昔者盛時吳中大家嚴重師坐皆不惜厚幣豐養致敬盡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力學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欄中之牛撫有數金館穀若項王弄印剝敝視善承吾意者與之亦如其雇工然不患其無有也爲師者因各營狗監以求進旣得之則嬰媼順旨諂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爲固館之術然且有攫而擠之者其價日以賤其

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衆或戲謂二千五百人爲師其徒數十人非徒少而師多蓋人人皆可爲師也師旣如是見文之奇博有本者情不能句讀音釋講解則必力求空疎活套之書以爲業使其徒速成而已可免詬於是乎空疎活套之選家得哆然餬口於其間亦無人不可爲選手也選生師師生選文體遂極敝而不可返文體猶小者也使古來讀書種子於是乎斷絕天下奇材美質於是乎無成苟且奔競之習深而人心風俗於是乎大壞彼蒙師選手不過爲一身一家衣食計耳曾不意禍弊之至此極也今縱不





原件短缺



能驟還於古願臯比論文者取淺近法度共講明之  
其爲文也亦必取資於六經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作  
者如程畏齋之分年日程趙攷古之學範成法具在  
可倣而行也余嘗謂五方言語謠唱百里殊風無一  
同者獨乞兒爹娒之聲普天下無二今文萬喙雷同  
猶此聲耳士龍林他人之我先逝之惟陳言之務去  
苟力行之後有作者起必來取法是爲作者師也  
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焉一訓詁一文章  
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絕於天下卽文章訓詁皆  
不可名學獨存者異端耳昔所謂文章蘇王之類也

熟則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字因時爲變在  
一時中又有高下異同各從其所主但取其有當於  
己之機神者讀之極熟到行文時自有奔奏運用之  
妙卽解有未當局有未真皆在所略故每有平淺無  
奇之文而名家反得其用又不可不知然此則不可  
以遷限并不必佳選而後有者是集止爲學人指示  
思辨之法爲增益識見之助誠虛衷細心以講究之  
則甲乙皆我師資也若記誦之文雖不外此中而具  
然聽人自取無一定之論矣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五終



